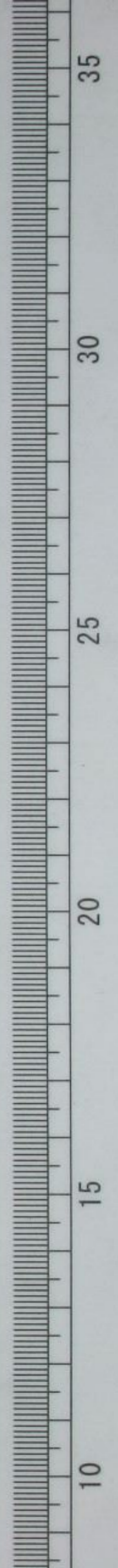


列傳

南史

卷之二十七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3  
13





文庫11  
D 273  
13

南史卷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

賀瑒字子革

司馬駿

朱异

顧協

徐攜

鮑泉

賀瑒字德璉

會稽山陰人。晉司空循之玄孫也。世以儒術顯。伯祖

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為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

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祖道力善三禮。有盛名。仕宋

為尚書三公。郎建康令。父損亦傳家業。瑒少聰敏。齊時。沛國劉瓛



48-11052

010190559454



為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曰。此生將來為儒者。宗矣。薦之為國子生。舉明經。後為太學博士。梁天監初為太常丞。有司舉修賓禮。召見說禮義。武帝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為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時武帝方制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卒于館。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士議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館中生徒常數百。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革季。弟子琛。竝傳瑒業。

革字文明。少以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耒。就文受業。精力不怠。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臥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通三禮及長。徧修孝經論語毛詩左傳。為兼太學博士。長七尺八寸。雍容都雅。土納蘊藉。敕於永福省。為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後為

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為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王於州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眾。前後再監南平郡。為人吏所懷。尋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革至季。常恨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恩。子徽。美風儀。能談吐。深為革愛。先革卒。革哭之。因遘疾而卒。季亦明三禮。位中書黃門郎。兼著作。孤伯父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執舟。穢閑則於鄉里聚徒。琛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數間。年將三十。便事講授。既世習禮學。究其精微。古述先儒吐言辯繁。坐之聽授。終日不疲。湘東王幼年



臨郡彭城到溉爲行事聞琛美名命駕相造會琛正講學侶滿筵  
既聞上佐忽來莫不傾動琛說經無輟曾不降意溉下車欣然就  
席使申問難往復從容義理該贍溉嘆曰通儒碩學復見賀生今  
且還城尋當相屈琛了不酬答神用頽然溉言之王請補郡功曹  
史琛辭以母老終於固執俄遭母憂廬于墓所服闋猶未還舍生  
徒復從之琛哀毀積年骨立而已未堪講授諸生營救稍稍習業  
普通中太尉臨川王宏臨州召補祭酒從事琛年已四十餘始應  
辟命武帝聞其有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  
殊有門業仍補王國侍郎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參軍禮事累遷  
尚書左丞詔琛撰新謚法使卽施用時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以  
冠子嫁女琛駁議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自冠自  
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  
可自冠故記稱大功小功並以冠子嫁子爲文非關唯得爲子已  
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旣得自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  
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旣明小功自娶  
卽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  
小功服輕故得爲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  
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  
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  
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爲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  
可得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爲其冠嫁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  
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  
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逆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  
琛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



明本  
從作

爲子冠嫁。伏尋此旨。若爲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嫁。是爲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唯稱下殤。今不言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夫服士父。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竝欲使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基親。雖復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娶。若夫基降大功。大功降爲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未嫁冠。故無有異。唯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弱之故。天喪情深。旣無受厚他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幼。頓成殺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唯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

心實明  
本作恐

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又不兼於大功。若實大功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冠嫁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心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遂從琛議。加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無貂。貂自琛始也。遷御史中丞。參禮儀如先。琛性貪嗇。多受賕賂。家產旣豐。買王第爲宅。爲有司奏。坐免官。後爲通直散騎常侍。領尚書左丞。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剗定。每進見武帝。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閑雅。故時人呼之。遷散騎常侍。參禮儀如故。時武帝年高。任職者緣飾姦諂。深害時政。琛啓陳事條。封奏大略。其一曰。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國家之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調。動致逋積。而人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其二事曰。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



侈靡使之然也。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爲禁制，導之以節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則易於反掌。其三事曰：斗筭之人，詭競求進，運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長獎增姦，寔由於此。今誠願責其公平之効，黜其殘愚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其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人，費息則財聚。若言小費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人，則終年不止矣。書奏，武帝大怒，召主書於前，口受敕，責琛曰：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日聞聽覽，每苦倥偬，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同於闕茸，止取名字，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不能受卿云。今北邊藉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人失安居牧守之過，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能皆惡。卿可分明顯出其人。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道者必以淳素爲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絕房室三十餘年，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或少，中前得竟，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旣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爲妄說。爲誰爲之救物，故也。書云：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今不許外人呈事，於義可否，以墮廢滄，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何



者。是宜具以奏聞。琛奉敕。但謝過而已。不敢有所指斥。太清二年。爲中軍宣城王長史。侯景陷城。琛被劊未死。賊求得之。輿至闕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異。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止。賊復輿送莊嚴寺。療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賊寇會稽。復執琛。送出都。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卒。琛所撰三禮講說五經滯義。及諸儀注。凡百餘篇。子翊。位巴山太守。

司馬襲。字元表。河內溫人也。曾祖純之。晉大司農高密敬王祖讓之。員外常侍。父燮。善三禮。仕齊。位國子博士。襲少傳家業。強力專精。手不釋卷。沛國劉焯爲儒者宗。嘉其學。深相賞好。與樂安任昉。善昉亦推重之。梁天監初。詔通儒定五禮。有舉襲修嘉禮。除尚書祠部郎。時制定禮樂。襲所建議。多見施行。兼中書通事舍人。每吉凶禮。當時名儒。明山賓。賀瑒等。疑不能斷者。皆取決焉。累遷御史中丞。十六年。出爲宣毅南康王長史。行府國并石頭戍軍事。襲雖居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長名。問訊不限日。遷晉安王長史。卒。王命記室庾肩吾集其文。爲十卷。所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二卷。

朱异。字彥和。吳郡錢唐人也。祖昭之。以學解稱於鄉。叔父謙之。字處光。以義烈知名。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於田側。爲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之雖小便哀感如持喪。長不昏娶。齊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勗表上之。齊武帝嘉其義。慮相報復。乃遣謙之。隨曹武西行。將發。幼方子懌於津陽門伺殺謙之。兄異之。卽异父也。又刺殺懌。有司以聞。武帝曰。此皆是義事。不可聞。悉赦之。吳興沈頴聞而嘆曰。弟死于季。兄殉于義。季友之節。萃此一門。異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幼時。顧歡見



而異之。以女妻焉。仕齊官。至吳平。令異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其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年十餘。好群聚。誦博。頗爲鄉黨所患。及長。乃折節從師。梁初。開五館。異服膺於博士。明山賓居貧。以傭書自業。寫畢。便誦。徧覽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出都。詣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異曰。卿年少。何乃不廉。異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碁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尋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敕付尚書詳議。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異適二十一。特敕擢爲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異。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峰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瑋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遇采便發。觀其信行。非唯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武帝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異實異。後見明山賓曰。卿所舉。殊得人。仍召直西省。俄兼太學博士。其年。帝自講孝經。使異執讀。遷尚書儀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後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異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遷太子右衛率。普通五年。大舉北侵。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請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虛實。異曰。自王師北討。尅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懼禍。其降必非僞也。帝仍遣異報法僧。并敕衆軍應接受。異節度及至。法僧遵承朝旨。如異策焉。遷散騎常侍。異容貌魁梧。能舉止。雖出自諸生。甚閑軍國。故實自周捨卒後。異代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敕書。並典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詳請斷。填委于前。異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



諸事便了。遷右衛將軍。啓求於儀賢堂。奉述武帝老子義。敕許之。及就講。朝士及道俗聽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學士。異與左丞賀琛。連日。述武帝禮記中庸義。皇太子又召異於玄圃。講易。大同八年。改加侍中。異博解多藝。園基上品。而貪財。昌賄欺罔。視聽以伺候人主意。不肯進賢黜惡。四方餽饋。曾無推拒。故遠近莫不忿疾。起宅東陂。窮乎美麗。晚日來下。酣飲其中。每追曠黃。慮臺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宅至城。使捉城門。停留管籥。旣而聲勢所驅。薰灼內外。產與羊侃相埒。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娛。子鵝魚鱸。不輟於口。雖朝謁從車中。必齎飴餌。而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誨之。異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爲蔑。尤甚。我是以先之。自徐勉周捨卒後。外朝則何敬容。內省則異。敬容質慤無文。以綱維爲已任。異文華敏洽。曲營世譽。一人行異。而俱見倖。異在內省十餘年。未嘗被譴。司

農卿傳政。嘗謂異曰。今聖上委政於君。安得每事從旨。頃者外聞殊有異論。異曰。政言我不能諫爭耳。當今天子聖明。吾豈可以其所聞。干忤天聽。太清二年。爲中領軍。舍人如故。初武帝夢中原盡平。舉朝稱慶甚悅。以語異曰。吾生平少夢。夢必有實。異曰。此宇內方一之徵。及侯景降。敕召群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爲不可許。武帝欲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閣口。獨言我國家猶若金甌。無一傷缺。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至紛紜。悔無所及。異探帝微旨。答曰。聖明御寓。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爲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大半。遠歸聖朝。若不容受。恐絕後來之望。帝深納異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侯敗沒。帝憂曰。今勿作晉家事乎。尋而貞陽自魏遣使。述魏相高澄欲申和睦。敕有司



定議。異又議以和爲允。帝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時候景鎮壽春。疑懼累啓。請絕和。及致書與異。餉金二百兩。又致書於制局監周石珍。令具申聞。異納其金。而不停北使。景遂反。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並累有啓聞。異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曰。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竝不爲聞奏。及賊至板橋。使前壽州司馬徐思玉先至。求見於上。上召問之。思玉給稱反賊。請間陳事。上將屏左右。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僞難測。安可使其獨在殿上。時异侍坐。乃曰。徐思玉豈是刺客邪。何言之僻。善寶曰。思玉已將臨賀入北。詎可輕信。言未卒。思玉果出賊啓。异大慙。賊遂以討异及陸驗爲名。及景至城下。又射啓言。朱异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爲詭臣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誅异等。臣斂轡北歸。帝問簡文曰。有是乎。對曰。然。帝召有司。將誅之。簡文曰。賊特以异等爲名耳。今日殺异。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若祇氛旣息。誅之未晚。帝乃止。异之方倖在朝。莫不側目。雖皇太子亦不能平。至是。城內咸尤异。簡文爲四言愍亂詩曰。愍彼阪田。嗟斯氛霧。謀之不臧。褻我王度。又製圍城賦。末章云。彼高冠及厚履。竝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陳謀謨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蜺之爲誰。並以指异。又帝登南樓望賊。顧謂异曰。四郊多壘。誰之罪歟。异流汗不能對。慚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贈尚書右僕射。舊尚書官不以爲贈。及异卒。武帝悼惜之。方議贈事。左右有善异者。乃啓曰。异生平所懷。願得執法。帝因其宿志。特有此贈。异居權璽三十餘年。善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宮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



並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游焉。四方饋遺財賄，充積性吝嗇，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恒腐爛。每月常乘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子肅，位國子博士，次閏司徒掾，並遇亂卒。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晉司空和六世孫也。幼孤，隨母養於外氏。外從祖右光祿大夫張永嘗攜內外孫姪游虎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兒政欲枕石漱流，未歎息曰：『顧氏興于此子及長，好學以精力，稱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內弟率尤推重焉。』初爲揚州議曹從事，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斯作。』爲兼廷尉正、太尉臨川王，聞其名，召掌書記，仍侍西豐侯正德讀。正德爲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新安令，未至縣，遭母憂，刺史始興王厚資遣之送喪。遂于峽江遇風，同旅皆漂溺，唯協一舫觸石得泊焉。咸謂精誠所致。張率嘗薦之于帝，問協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已衰，如協便爲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于草澤。」卿便稱救喚出，於是協爲兼太學博士，累遷湘東王參軍，兼記室。普通中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之，即召拜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大通三年，寇擊大航，華表然蓋建康縣，馳啓協以爲非吉祥，未即呈聞。後帝知之，曰：「霆之所擊，一本罰惡龍，二彰朕之有過。」協掩惡揚善，非曰忠公，由是見免。後守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卿舍人，並如故。自爲近臣，便繁幾密，每有述製，敕前示協，時輩榮之。卒，官無余，以歛爲士子所嗟歎。武帝悼惜之，爲舉哀，贈散騎常侍，謚曰溫子。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



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領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為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頃遺自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娉舅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嗣協博極羣書於文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徐摛字士秀東海郟人也一字士績祖憑道宋海陵太守父超之梁天監初位員外散騎常侍摛幼好學及長徧覽經史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晉安王綱出戍石頭武帝謂周捨曰為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游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下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貌乃以摛為侍讀大通初王總戎比侵以摛兼寧蠻府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

北

宮禮

書多自摛出王入為皇太子轉家令兼管記尋帶領直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始帝聞之怒召摛加詰責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乃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記末論釋教摛商較從橫應答如響帝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悅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我須早為之所遂承閒白帝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自養帝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為之卿為我臨此郡中大通三年遂出為新安太守為政清靜教人禮義勸課農桑期月風俗便改秩滿為中庶子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即簡文妃姪女晉宋以來初昏三日婦見舅姑眾賓皆列觀引春秋義至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觀用幣戊寅即丁丑之明日



明本作  
姻是也

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觀簡文問摛摛議曰儀禮云質明賁見  
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婦是  
外宗未審爛令所以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  
代婦於舅姑本有戚屬不相瞻者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因覲見  
之儀謂應可略簡文從其議除太子左衛率及侯景攻陷臺城時  
簡文居永福省賊眾奔入侍衛走散莫有存者摛獨侍立不動徐  
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憚  
摛簡文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簡文被閉摛不獲朝謁因  
感氣疾而卒年七十八贈侍中太子詹事謚貞子長子陵最知名

陵字季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  
歲家人攜以候沙門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

長博涉史籍從橫有口辯父摛為晉安王諮議主父引陵參寧蠻

府軍事王立為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稍遷尚書度支郎  
出為上虞令御史中丞劉孝儀與陵先有隙風聞劾陵在縣賦污

因坐免久之為通直散騎侍郎梁簡文在東宮撰長春殿義記使  
陵為序又令於少傅府述今所製莊子二義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

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謝陵曰今日之  
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來我

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齊文襄為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及侯  
景入寇陵父摛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哀

恤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  
拘留不遣乃致書於僕射楊遵彥不報及魏平江陵齊送貞陽侯

明為梁嗣乃遣陵隨還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明往復致書皆

明本作  
義是也

依明本  
訂正也



明本作若

陵辭也。及明入，僧辯得陵大喜，以為尚書吏部郎，兼掌詔誥。其年陳武帝誅僧辯，仍進討韋載，而任約、徐嗣徽、承虛襲石頭，陵感僧辯舊恩，往赴約。約平，武帝釋陵不問，以為尚書左丞。紹泰二年，又使齊還，除給事、黃門侍郎、祕書監。陳受禪，加散騎常侍。天嘉四年，為五兵尚書，領大著作。六年，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瑱為司空，以帝弟之尊，權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風，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陵乃奏彈之，文帝見陵服章嚴肅，答不可犯，為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狀，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文帝，流汗失色。陵遣殿中郎引王下殿，自是朝廷肅然。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陵以梁宋以來，撰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時有冒進求官，馳競不已者，乃為書宣示之，曰：「永定之時，聖朝艸創，干戈未息，尚無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管權以官階代於

明本作

錢絹，義在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謔議參置，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宮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屈，未論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昇，亦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耶？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曄、宋文帝亦云：「人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意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既介衡流，諸賢深明鄙意，自是衆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玠及宣帝入輔，謀黜異志者，引陵預其議。廢帝即位，封建昌縣侯。太建中，為尚書左僕射，抗表推周弘正、王勵等。帝召入內殿，曰：「卿何為固辭而舉人乎？」陵曰：「弘正、舊蕃、長史、王勵，太平中相府長史，張種、帝卿賢戚，若選賢舊，臣宜居後。固辭累日，乃奉詔。及朝議北侵，宣帝命舉元帥，衆議在淳于量，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

明本作



人才當今無過者。於是爭論數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忌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為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尅淮南數十州地。宣帝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七年，領國子祭酒，以公事免。侍中僕射尋加侍中，給扶。十二年，為中書監，領太子詹事。以年老，累表求致事。宣帝亦優禮之。詔將作為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後主即位，遷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至德元年，卒，年七十七。詔贈特進。初，後主為文，示陵云：「他人所作，陵嗤之曰：『都不成辭句。』後主銜之。至是，謚曰章，偽侯陵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俸祿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戶，送米至水次，親戚有貧置者，皆召令取焉。數目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寮怪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所賣，不其周給如此。』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釋解。後主在東宮，

明本作較  
明本作青

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教四坐，莫能與抗。目有清精，時人以為聰慧之相也。自陳創業，文檄軍書及受禪詔策，皆陵所製，為一代文宗。亦不以矜物，未嘗詆訶者。其於後進，接引無倦。文宣之時，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艸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傳於周齊家。有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者三十卷。陵有四子：儉、份、儀、傳。儉一名報，幼而修立，勤學有志操。汝南周弘直重其為人，妻之以女。梁元帝召為尚書金部郎中，常侍宴賦詩。元帝歎賞之，曰：「徐氏之子，復有文矣。」魏平江陵，還建鄴，累遷中書侍郎。太建初，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反，宣帝令儉持節喻旨。紇見儉，盛列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適、陳寶應乎？」紇默然不答。懼儉沮眾，不許入城，置儉於孤園寺。紇嘗出見儉，儉謂曰：「將



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於是遣儉從間道馳還。宣帝乃命章昭達討紇。以儉監昭達軍。紇平。為兼中書通事舍人。後主立。累遷尋陽內史。為政嚴明。盜賊靜息。遷散騎常侍。襲封建昌侯。入為御史中丞。儉公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總望重一時。為儉所劾。後主深委任焉。禎明二年卒。

份少有父風。九歲為夢賦。陵見之。謂所親曰。吾幼屬文。亦不如此。為海鹽令。有政績。入為太子洗馬。性孝弟。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先陵卒。

儀少聰警。仕陳。位尚書殿中郎。陳亡。隱于錢唐之赭山。隋煬帝召為學士。尋除著作佐郎。大業四年卒。

陵弟孝克。有口辯。能談玄理。性至孝。遭父憂。始不勝喪。所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梁末。侯景寇亂。孝克養母。餽粥不能給。妻東莞臧氏。領軍將軍盾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謂曰。今飢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卿。與當世人望。彼此俱濟。於卿如何。臧氏弗許之。時有孔景行者。為侯景將。多從左右。逼而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遺母。孝克又剃髮為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恩。數私致饋餉。故不乏絕。後景行戰死。臧氏同孝克于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為相負。今既得脫。當歸供養。孝克嘿然無答。於是歸俗。更為夫妻。後東遊居錢唐。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且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尋去職。太建四年。徵為祕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宣帝甚嘉。



明筆作下  
明筆作閣

其操行。後爲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自是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啓宣帝，嗟歎良久。乃敕自今宴享，孝克前饌，竝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禎明元年，入爲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卽都官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夜昏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合自然開閉，居多死亡。尚書周確卒于此省。孝克代確，便卽居之。經兩載，祇變皆息。時人咸以爲真正所致。孝克性清素，好施惠，故不免飢寒。後主故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悉用設齋寫經，隨盡。二年爲散騎常侍。侍東宮，陳亡，隨例入長安。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亡後，孝克遂常噉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焉。開皇十二年，長安疾疫，隋文帝聞其名，行召令于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尋授國子博士。後侍東宮，講禮傳。十九年，以疾卒。年七十三。臨終，政念佛室內，有非常香氣，鄰里皆驚異之。子萬載，位太子洗馬。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父幾，字景玄，家貧，以母老，詣吏部尚書王亮，干祿。亮一見，嗟賞，舉爲春陵令。後爲明山賓所薦，爲太常丞。以外兄傅昭爲太常，依制總服，不得相臨，改爲尚書郎。終於湘東王諮議參軍。泉美鬚髯，善舉止，身長八尺，性甚警悟，博涉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元帝，爲國常侍。早見擢任，謂曰：「我文之外，無出卿者。」後爲通直侍郎，常乘高憶車，從數十左右，織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

文筆



明本作  
尋

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泉從者答曰鮑通直承怪焉復欲辱之遣逼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為口實見尚豪華人相戲曰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以為笑謔及元帝承制累遷至信州刺史方等之敗元帝大怒泉與王僧辯討之僧辯曰計將安出泉曰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君言文士常談耳江東少有武幹非精兵一萬不可以往竟陵甲卒不久當至猶可重申欲與卿入言之泉許諾及僧辯如向言泉嘿然不繼元帝大怒于是械繫僧辯時人比泉為酈寄泉既專征長沙久而不尅元帝乃數泉二十罪為書責之曰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蝟毛徒勞繞喙乃從獄中起王僧辯代泉為都督使舍人羅重歡領齋仗三百人與僧辯往及至長沙遣通泉曰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略賊不足平矣乃拂席坐而待之僧辯入乃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鎖

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命重歡出令示泉鎖之牀下泉顏色自若了無懼容曰稽緩王師罪乃甘分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憤憤耳僧辯色甚不平泉乃啓陳淹遲之罪元帝尋復其任令與僧辯等東逼邵陵王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世子方諸為刺史泉為長史行州府事方諸見泉和弱每有諮陳未嘗用使泉伏牀騎背為馬書其衣作其姓名由是州府盡相欺侯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惟痛酒自樂云賊何由得至既而傳告者衆始命闔門城陷賊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不尅敗還乃殺泉于江夏沉其屍于黃鶴磯初泉夢着朱衣行水上及死舉身碎血而沉於江如其夢泉於儀禮乃明撰新儀三十卷行於世時又有鮑行卿以博學大才稱位後軍臨川王錄事兼

明本作  
尤



中書舍人遷步兵校尉上玉璽銘武帝發詔褒賞好韻語及拜步  
兵而謝帝曰作舍人不免貧得五校實大校例皆如此有集二十  
卷撰皇室儀十三卷乘輿龍飛記二卷

弟客卿位南康太守客卿三子檢正至竝才藝知名俱為湘東王  
五佐正好交遊無日不適人人為之語曰無處不逢鳥噪無處不  
逢鮑佐正不為湘東王所知獻書告退王恨之及建鄴城陷正為  
尚書外兵郎病不能起景雜於死屍焚之王聞之曰忠非紀信利  
非象齒焚如棄如於是乎得君子以此知湘東王不仁檢為湘東  
鎮西府中記室使蜀不屈於武陵王見害九月二十七日夕也

論曰夏侯勝云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於賀  
瑒賀琛朱异司馬瑩其得之矣而异遂微寵倖任事居權不能以  
道左時荷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實异之由禍難既彰不明其罪亦

南史卷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王神念子僧辯

羊侃子球賜

羊鴉仁

王神念太原祈人也少好儒術尤明內典仕魏位潁川太守與子  
僧辯據郡歸梁封南城縣侯歷安成武陽宣城內史皆著政績後  
為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州東  
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祇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  
及神念至便令毀撤風俗遂改後徵為右衛將軍卒於官諡曰壯  
及元帝初追贈侍中中書令改諡忠公神念少善騎射及老不衰  
嘗於武帝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馭馬往來冠絕群伍時復有

尺書閣



楊華者能作驚軍騎亦一時妙捷帝深賞之華本名白花武都仇池  
 人父大眼為魏名將華少有勇力容貌瓌偉魏胡太后逼幸之華  
 懼禍及大眼死擁部曲載父屍改名華來降胡太后追思不已為  
 作楊白花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蹄歌之聲甚悽斷華後位太  
 子左衛率卒於侯景軍中神念長子遵業位太僕卿次子僧辯  
 僧辯字君才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言辭辯捷器宇肅然雖射  
 不穿札而有陵雲之氣元帝後為江州刺史僧辯隨府為中兵參  
 軍時有安成望族劉敬躬者田間得白蛆化為金龜將銷之龜生  
 光照室敬躬以為神而禱之所請多驗無賴者多依之平生有德  
 有怨者必報遂謀作亂遠近響應元帝命中直兵參軍曹子郢討  
 之使僧辯襲安成子郢破其軍敬躬走安成僧辯禽之又討平  
 安川反蠻由是以勇略稱元帝除荊州僧辯為貞毅府諮議參軍  
 代柳仲禮為竟陵太守及侯景反元帝命僧辯總督舟師一萬赴  
 援及至臺城陷沒侯景悉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遣歸竟陵於是  
 倍道兼行西就元帝元帝承制以為領軍將軍及荆湘疑貳元帝  
 令僧辯及鮑泉討之時僧辯以竟陵間部下皆勁勇猶未盡來意  
 欲待集然後上頓與泉俱入使泉先言之泉入不敢言元帝問僧  
 辯僧辯以情對元帝性忌以為遷延不去大怒厲聲曰卿憚行拒  
 命欲同賊邪今唯死耳僧辯對曰今日就戮甘心但恨不見老母  
 帝自斫之中其髀流血至地悶絕久之方蘇即送廷尉并收其子  
 姪竝繫之其母脫簪珥待罪帝意解賜以良藥故不死會岳陽軍  
 襲江陵人情搔擾元帝遣就獄出僧辯以為城內都督俄而岳陽  
 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尅長沙帝命僧辯代之僧辯仍部分將帥并  
 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



爲大都督軍次巴陵。景旣陷郢城，將進寇荊州。於是緣江屯戍，望風請服。僧辯竝沈公私船於水，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辯使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景軍內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尅。又爲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墮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禽，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元帝以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命卽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卽入羅城。又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碎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耀，入城前鵝鴨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賊帥宋子仙等困感求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子仙謂爲信然，得舟將發。僧辯杜龕鼓譟掩至，大破之。禽子仙、丁和等，送江陵。元帝命生釘和舌，鬻殺之。郢州旣平，僧辯進師尋陽。軍人多夢，周何二廟神云：「吾已助天子討賊，自稱征討大將軍，竝乘朱航，俄而反，曰：『已殺景，同夢者數十百焉。』」元帝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僧辯頻表勸進，竝蒙優答。於是發江州，直指建鄴。乃先命南兗州刺史侯瑱襲南陵、鵲頭等城，竝剋之。先是，陳武帝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盆口，陳武名蓋僧辯，僧辯憚之。旣至盆口，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爲盟。於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辭氣慷慨，皆淚下。霑衿及發，鵲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流，有群魚躍水，飛空引導。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挾艦。



行甚迅疾。景自出戰於石頭城北。僧辯等大破之。盧暉略聞景戰敗。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走朱方。僧辯命眾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僧辯雖有滅賊之功。而馭下無法。軍人鹵掠。驅逼居人都下。百姓父子兄弟相哭。自石頭至于東城。被執縛者。男女裸露。袒衣不免。緣淮號叫。翻思景焉。僧辯命侯瑱。裴之橫。東追景。偽行臺趙伯超。自吳松江降。侯瑱瑱送至。僧辯謂曰。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如何。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顧坐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豈識王僧辯乎。社稷既傾。為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前稱歎功德。僧辯懼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威德。群帥用命。老夫雖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于是逆寇悉平。元帝即位。授鎮位將軍。司徒加。在初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侍中尚書令如故。先是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為讖云。太歲龍將無理。蕭經霜州應死。人散十八子。時言蕭氏當滅。李氏代興。及湘洲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而李洪雅又自零陵稱助討納。既而朝廷未達其心。詔徵僧辯。就宜豐侯循南征。為都督。東上諸軍事。以陳武帝為都督。西下諸軍事。先是陳武讓都督于僧辯。僧辯不受。故元帝分為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尋而洪雅降納。納以為應符。於是共議拜洪雅為大將軍。尊事為主。洪雅乘平肩大輿。繖蓋鼓吹。羽儀悉備。翼從入長沙城。時納等據車輪夾岸為城。士卒皆百戰之餘。器甲精嚴。徒黨勇銳。蒙衝鬪艦。亘水陵山。時天日清明。初無雲霧。軍發之際。忽然風雨。時人謂為泣軍。百姓竊言。知其敗也。三月庚寅。有兩龍自城西江中騰躍升天。五色分明。遙映江水。百姓咸仰面目之。父老或聚而悲。竊相謂曰。地龍已去。國其亡乎。初納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



者邵陵王河東王桂陽司馬三人竝為元帝所害故立其像於艦

祭以大牢加其節蓋羽儀鼓吹每戰輒祭之以求福又造二艦一

曰白虎艦皆衣以牛皮竝高十五丈選其中尤勇健

者謂龍艦之僧辯憚之稍作連城以逼焉賊不敢交鋒竝懷懈怠僧辯

因其無備親執旗鼓以誡進止群賊大敗歸保長沙僧辯乃命築

壘圍之而自出臨視賊知不設備其黨吳藏李賢明等蒙楯直進

僧辯尚據胡牀不為之動指麾勇敢遂斬賢明賊乃退歸初陸納

作逆以王琳為辭云若放琳則自服時眾軍未之許而武陵王紀

擁眾上流內外駭懼元帝乃遣琳和解之湘州乃平因被詔會眾

軍西討尋而武陵敗績是時齊遣郭元建謀襲建康又遣其大將

東方老等繼之陳武帝聞之馳報江陵元帝即詔僧辯急下赴援

軍徵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會璽而大敗之僧辯振旅

歸建康承聖三年二月詔以僧辯為太尉車騎大將軍頃之丁母

憂母姓魏氏性甚安和善于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初僧辯下

獄母流淚徒行將入謝罪元帝不與相見時貞惠世子有龍母詣

閤自陳無訓涕泗嗚咽眾竝矜之及僧辯罪免母深相責厲辭色

俱嚴雖尅復舊鄣功蓋宇宙母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稱

之謂為明哲婦人及亡甚見愍悼且以僧辯勳重故喪禮加焉命

侍中謁者監護喪事諡曰貞敬太夫人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

至舟渚弔祭其年十月魏遣兵及梁王譽合眾將襲江陵元帝徵

僧辯於建康為大都督荊州刺史未至而荊州已滅及敬帝初即

梁王位僧辯預援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

事錄尚書與陳武帝參謀討伐時齊文宣又納貞陽侯明以為梁



嗣與僧辯書并貞陽亦頻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事僧辯不納  
 及貞陽與齊上黨王高渙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軍敗僧辯遂  
 謀納貞陽仍書定君臣之禮因遣第七子顯顯所生劉并弟子珍  
 往充質遣左戶尚書周弘正至歷陽迎明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送  
 啓因求以敬帝為皇太子明報書許之僧辯遣使送質于鄴貞陽  
 求度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為變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舟法  
 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辯擁楫中流不敢就岸末乃同會于江  
 寧浦明踐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如故陳武帝  
 時為司空南徐州刺史因自京口舉兵襲之僧辯常處石頭城是  
 日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白有兵來僧辯與子頴遽走  
 出閣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拜請求哀陳武縱火焚之方共頴下  
 就執陳武謂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討我又曰何意全無方備  
 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是夜及子頴俱被絞殺初僧辯平建  
 鄴遣陳武守京口推以赤心結廉藺之分且為第三子頴許娶陳  
 武章后所生女未昏而僧辯母亡雖然情好甚密其長子頴屢諫  
 不聽至是會江淮人報云齊兵大舉至壽春僧辯謂齊軍必出江  
 表因遣記室參軍江旰以事報陳武仍使整舟艦器械陳武宿有  
 圖僧辯志及聞命留旰城中銜枚而進知謀者唯侯安都周文育  
 而已外人但謂江旰徵兵扞北安都舟艦將趣石頭陳武控馬未  
 進安都大懼乃追陳武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須決在後  
 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期得免斫頭邪陳武曰安都嗔我乃敢進  
 遂尅之時壽春竟無齊軍又非陳武之謫殆天授也頴承聖初位  
 侍中魏尅江陵陵隨王琳入齊為竟陵郡守齊遣王琳鎮壽春將  
 圖江左及陳平淮南殺琳頴聞之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

明年無二後



慟而絕。顓弟頌，少有志節，恒隨梁元帝。及荊州覆滅，入于魏。僧辯既亡，弟僧智得就任，約敗走。僧智肥不能行，又遇害。僧智弟僧情，位譙州刺史，征蕭勃，及聞兄死，引軍還。時吳州刺史羊亮隸在僧情下，與僧情不平，密召侯瑱，見禽。僧情以名義責瑱，瑱乃委罪於將羊鯤，斬之。僧情復得奔齊，與徐嗣徽等挾齊軍攻陳軍，敗竄逸荒野，莫知所之。仰天歎曰：「讎恥不雪，未欲身膏野草，若精誠有感，當得道路，誓不受辱。」人手拔刀將自刎，聞空中催令急去。僧情翼之，勉力馳進，行一里許，頷向處，已有陳人踰越江山，僅得歸齊。徐嗣徽，高平人，父雲伯，自青部南歸，位終新蔡太守。侯景之亂，嗣徽歸荊州。元帝以為羅州刺史，及弟嗣宗並有武用。嗣徽從征巴丘，以功為太子右衛率監。南荊州徐州之亡，任秦州刺史。嗣產先為比丘，慧暹藏得脫，俱還。及僧辯見害，兄弟抽刀裂眦，志在立功。俱逃，就兄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與僧辯故舊。圖陳武帝帝遣江旰說之，嗣徽執旰送鄴，乞師焉。齊文宣帝授為儀同命將，應赴及石頭，敗退，復請兵於齊，與任約、王羣、席臯同心。度江及戰敗，嗣徽墮馬，嗣宗援兄見害，嗣產為陳武軍所禽，辭色不撓而死。任約、王羣得北歸。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也。父祉，北史有傳。侃少而環偉，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初為尚書郎，以力聞。魏帝常謂曰：「郎官謂卿為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扶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正光中，秦州羌莫折念生據州反，仍遣其弟天生攻陷歧州，寇雍州。侃為偏將，隸蕭寶夤往討之，射殺天生。其眾即潰，以功為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太山太守。進

羊鯤之子也，見後



爵鉅平侯。初其父祉，恒使侃南歸。侃至是，將舉濟河，以成先志。其  
 從兄兗州刺史敦密知之，據州拒侃。侃乃率精兵三萬襲之，不射。  
 仍築十餘城以守之。梁朝賞授一與元法僧同。魏帝聞之，使授侃  
 驃騎大將軍、司徒、太山郡公。長為兗州刺史。侃斬其使，魏人大駭。  
 令僕射于暉率眾十萬及高歡、爾朱陽都等相繼而至。柵中矢盡，  
 南軍不進。乃夜潰圍而出。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眾尚萬餘。  
 人馬二千匹。將入南，士卒竟夜悲歌。侃乃謝曰：「卿等懷土，幸適去  
 留，各拜辭而去。」侃以大通三年至建鄴，授徐州刺史。併其兄默及  
 三弟忱，給元皆拜刺史。侃封高昌縣侯，累遷太子左衛率、侍中。車  
 駕幸樂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二丈四尺，圍一  
 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駟，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  
 盡其妙。侃者，魯人也。少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稍。  
 為折樹。稍，北人降者，唯侃是衣冠餘緒。帝寵之，踰于他者。謂曰：「朕  
 少時捉稍，形勢似卿。今失其舊體，殊覺不奇。」上又製武宴詩三十  
 韻，示侃。侃即席上應詔。帝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  
 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是日，詔入直殿省。啓尚方仗，不堪用上。大  
 怒，坐者非一。及侯景作逆，果弊于仗。麤後遷都，官尚書、尚書令。何  
 敬容用事，與之竝省。未嘗游造，左衛蘭欽同侍宮宴，詞色少交。侃  
 於坐折之曰：「小子，汝以銅鼓買朱異作父，韋粲作兄，何敢無宜適。  
 朱時在席後，華林法會，欽拜謝于省中。王銓謂欽曰：「卿能屈膝廉  
 公，彌見盡美。然羊公意猶未釋，容能更置一拜。」欽從之。宦者張僧  
 胤嘗候侃，侃曰：「我牀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真正。太清  
 元年，為侍中。會大舉北侵，以侃為冠軍將軍，監作寒山堰事。堰立，  
 侃勸元帥貞陽侯明乘水攻鼓城，不見納。既而魏援大至，侃頻言。



乘其遠來可擊。且日又勸出戰，竝不從。侃乃率所領頓堰上，及衆軍敗，侃結陣徐還。二年復爲都官尚書。侯景反，攻陷歷陽，帝問侃討景之策。侃求以二千人急據採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都，遂寢其策。令王質往，侃曰：「今茲敗矣，乃令侃率千餘騎頓望國門。」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景旣卒，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序。侃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莫見兵甲。賊至，卒迫公私駭震。時宿將已盡，後進少年竝出在外。城中唯有侃及柳津、韋黯、津年老且疾，黯懦而無謀。軍旅指擣一決于侃，膽力俱壯。簡文深仗之。及賊逼城，衆皆兇懼。侃僞稱得外射書，云：「邵陵、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以水沃滅火，射殺數人。賊乃退。加侍中、軍師將軍。有詔送金五千兩、銀萬兩、絹萬匹，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餘人竝私加賞賚，賊爲尖項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鍬，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壘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旣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綽議出擊之。帝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旣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衄，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初侃長子鷲爲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



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鶩曰。久以汝爲死。猶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弗之害。景遣儀同傅士哲呼侃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爲閉拒。不時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啓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後。歸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稱兵。豈有人臣而至于此。吾不能妄受浮說。開門揖盜。士哲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爲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爲北人所欽慕如此。後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墜入。苦戰不能禁。侃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城內築城。賊不能進。尋以疾卒於城內。贈侍中護軍將軍。子球嗣。侃少雄勇。旅力絕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兗州堯廟。踞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人。

今日彈箏也

陸大喜

明手作帖

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儻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儻。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竝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初赴衡州。於兩艫解纜。臨波置酒。綠塘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命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聊不挂意。命酒不報。孺才慙懼自逃。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第三子鵬。字子鵬。隨侃臺內。城陷竄于陽平。侯景以其妹爲小妻。呼



還待之甚厚。以爲庫真都督。及景敗，鷓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于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晝寢，鷓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舸上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鷓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鷓與王元禮、謝答仁弟、葳蕤竝，景之昵也。三人謂景曰：「我等爲王百戰百勝，自謂無敵，卒至于此，豈非天乎？今就王乞頭，以取富貴。」景欲透水，鷓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抉船，鷓以稍入刺殺之。景僕射索超世在別船，葳蕤以景命召之，斬于京口。元帝以鷓爲青州刺史，封昌國縣侯。又領東陽太守，征陸納，加散騎常侍。除西晉州刺史，破郭元建于東關，遷東晉州刺史。承聖三年，西魏圍江陵，鷓赴援不及。從王僧愔征蕭敦于嶺表，聞僧辯敗，乃還爲侯瑱所破，遇害。年二十八。

羊鴉仁，字孝穆，太山鉅平人也。少驍勇，任郡爲主簿。普通中，率兄弟自魏歸梁，封廣晉侯。征伐青齊間，累有功績，位至都督北司州刺史。及侯景降，詔鴉仁督土州刺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趣縣瓠，應接景至，仍爲都督司豫二州刺史。鎮縣瓠，會侯景敗於渦陽，魏軍漸逼。鴉仁恐糧運不繼，遂還北司。上表陳謝，帝大怒。鴉仁鴉仁懼，頓軍入淮上。及侯景反，鴉仁率所部入援。太清二年，景旣背盟，鴉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賊於東府城。反爲賊敗，臺城陷。景以爲五兵尚書。鴉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效，以答重恩。今若以此終，沒有餘責。」因泣下。見者傷焉。三年，出奔江西，將赴江陵。至東莞，爲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子晷所害，臨死以報效不終，因而泣下。後鴉仁兄子海珍知之，掘晷父伯并祖及所生母，合五喪，各分其半骨，共棺焚之。半骨



雜他骨作五袋盛之。銘袋上曰：荀晷祖父母某之骨，鴉仁子亮。景亂後，移至吳州刺史。隨王琳以名將子，見禮甚隆，為人多酒，無賴。酒醉為閹豎所殺。

論曰：王神念、羊侃、羊鴉仁等，自北徂南，咸受寵任。既而侃及鴉仁晚遇屯剝，侃則臨危不撓，鴉仁則守義以殞。古人所謂心同鐵石，此之謂乎。僧辯風格秀舉，有文武奇才，而逢茲酷濫，幾致隕覆。幸全首領，卒樹奇功。事人之道，於斯為得。及時鍾交喪地，居元宰內，有奧主而外求君，遂使尊卑易位，親疎貿序。既同兒戲，且類奕碁。延敵開釁，實基于此。喪國傾宗，為天下笑。豈天將啓陳，何斯人而斯謬也。哀哉。  
昭初十八年十月一日了此卷。此數日問身患指痛，故執筆不加意。

南史卷六十三

傳第五十三 終

魏州北陽郡  
氏書同出

列傳第五十四

江子一

胡僧祐

徐文盛

陰子春 子鏗

杜崩 弟岍 幼安 兄子龔

王琳

張彪

江子一，字元亮，濟陽考城人。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也。父法成，奉朝請。子一少慷慨，有大志。家貧，以孝聞，苦侍養，多闕。因終身蔬食。仕梁起家，為三國侍郎。奉朝請，上書言事，為當軸所排，乃拜表。

及古身 五五



求入北爲刺客。武帝異之。又啓求觀書祕閣。武帝許之。有敕直華  
林省。其姑夫左衛將軍未异。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异不  
爲物議所歸。欲引子一爲助。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爲遂昌  
曲阿令。皆著美績。後爲南津校尉。弟子四。歷尚書金部郎。大同初。  
遷右丞。兄弟性竝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極言得失。武帝甚善之。  
詔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其令尚書詳擇。施於時政。左戶郎沈炯。  
少府丞顧璵。嘗奏事不允。帝厲色呵責之。子四乃趨前代炯等對。  
對甚激切。帝怒。呼縛之。子四乃據地不受。帝怒亦歇。乃釋之。猶坐  
免職。及侯景攻陷歷陽。自橫江將度。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  
欲邀之。其副董桃生走。子一乃退還南洲。收餘衆步赴建鄴。見于  
文德殿。帝怒之。具以事對。且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日  
之事。何所復惜。不死闕前。終死闕後耳。及城被圍。開承明門出戰。  
子一及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並力戰。直前賊坐  
甲不起。子一引稍檣之。賊縱突騎衆。並縮。子一刺其騎。騎倒稍折。  
賊解其肩。時年六十二。弟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乃免。曹赴敵。子  
四稍洞胸死。子五傷脰還。至漚。一慟而絕。賊義子一之勇。歸之。面  
如生。詔贈子一給事黃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  
景平。元帝又追贈子一侍中。諡義子。子四黃門侍郎。諡毅子。子五  
中書侍郎。諡烈子。子一續黃圖。及班固九品。并辭賦文章數十篇。  
行於世。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也。少勇決。有武幹。仕魏。位銀青光祿  
大夫。以大通三年。避爾朱氏之難。歸梁。頻上封事。武帝器之。拜文  
德主帥。歸使戍項城。魏尅項城。因入北。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  
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僧祐又歸梁。除南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有善



政性好讀書。愛緝綴。然文辭鄙野。多被譏謔。而自謂實工。矜伐彌甚。晚事梁元帝。侯景之亂。西沮蠻反。元帝令僧祐討之。使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大寶二年。景圍王僧辯于巴陵。元帝乃引僧祐于獄。拜爲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援僧辯。將發泣下。謂其子玘曰。汝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凶則由白也。元帝聞而壯之。前至赤沙亭。會陸法和至。乃與并軍。大敗景將。任約軍。禽約。送江陵。侯景聞之。遂遁。後拜領軍將軍。厚自封植。以所加鼓吹。恒置齋中。對之自娛。人曰。此是羽儀。公名望隆重。不宜若此。答曰。我性愛之。恒須見耳。或出游。亦以自隨。人士笑之。承聖二年。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魏軍至。以僧祐爲都督。城東諸軍事。俄中流矢卒。城遂潰。

余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也。家本魏將。父慶之。梁天監初。自北歸南。未至道。卒。文盛仍統其衆。稍立功績。大同末。爲寧州刺史。州在僻遠。群蠻劫竊相尋。前後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夷人感之。風俗遂改。太清二年。閩國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元帝以爲秦州刺史。加鄴督。授以東討之略。東下。至武昌。遇侯景將任約。遂與相持。元帝又命護軍將軍尹悅。平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徇等。會之。並受文盛節度。大敗約於貝磯。約退保西陽。文盛進據蘆洲。又與相持。景聞之。率大眾西上。援約。至西陽。諸將咸曰。景水軍輕進。又甚飢疲。擊之必大捷。文盛不許。文盛妻石氏先在建鄴。至是。景載以還之。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無戰心。衆咸憤怒。杜幼安。宋道等。乃率所領。獨進。大破景。獲其舟艦。以歸。會景密遣騎間道襲陷鄧州。軍中懼。遂大潰。文盛奔還荊州。元帝仍以爲城北面大都督。又聚斂。賦汙甚多。元帝大怒。下令數其十罪。除其官爵。文



盛私懷怨望。帝聞之，乃以下獄。時任約被禽，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何不早降，令我至此？」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處得降？」文盛無以答，遂死獄中。

陰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也。晉義熙末，曾祖襲隨宋武帝南遷。至南平，因家焉。父智伯，與梁武帝鄰居，少相善。嘗入帝臥內，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帝手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天下方亂，安蒼生者，其在君乎？帝曰：「幸勿多言。」於是情好轉密。帝每有求如外府焉，及帝踐祚，官至梁秦二州刺史。子春，仕歷位胸山戍主、東莞太守。時青州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刺史王神念以百姓祈禱糜費，毀神影，壞屋舍，當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夫打撲，不禽，得入海水，爾夜子春夢見人通名詣子春，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既無所託，欲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知之，甚驚，以為前所夢神，因辦牲醴，請召安置一處，數日復夢一朱衣人相問，辭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心喜，供奉彌勤。經月餘，魏欲襲胸山，間諜前知子春設伏，摧破之。詔授南青州刺史，鎮胸山。又遷都督梁秦二州刺史。子春雖無他才，行臨人以廉潔稱。閨門混雜，而身服垢汗，腳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太清二年，徵為左衛將軍，遷侍中，屬侯景亂。元帝令子春隨王僧辯攻平邵陵王，又與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景。至貝磯，與景遇。子春力戰，冠諸軍。會郢州陷沒，軍遂退，卒於江陵。

子鏗

鏗，字子堅，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被當時所重，為梁湘東王法曹行參軍。初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眾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



亂鏗當為賊禽。或救之獲免。鏗問之。乃前所行觴者。陳天嘉中。為始興王中錄事參軍。文帝嘗宴群臣。賦詩。徐陵言之。帝即日召鏗。預宴。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帝甚歎賞之。累遷晉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頃之卒。有文集三卷。行於世。

杜崩。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歸南。居於雍州之襄陽。子孫因家焉。父懷珪。少有志節。梁天監中。累有軍功。後又立功南鄭。位梁秦

二州刺史。大同初。魏軍復圍南鄭。懷珪命第三子嶷帥二百人與魏前鋒戰。子光道寺溪。矢中其目。失馬。敵人交稍將至。嶷斬其一

騎而上。馳以歸。嶷旅力絕人。便馬善射。一日中戰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餘。刀斑絲纏稍。長二丈五。同心敢死士百七十人。每

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號為杜彪。懷珪卒于州。謚曰桓侯。嶷位西荊州刺史。時譏言。獨梁之下。有瞻天子。元帝以嶷其人也。曾嶷

改葬父祖。帝敕。圖墓者惡為之。嶷年而嶷卒。崩。嶷弟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後為新興太守。太清三年。隨岳陽王來襲荊州。

元帝與崩兄弟岸舊。密書邀之。崩乃與岸弟幼安。兒子龕等。夜歸。元帝以為武州刺史。封枝江縣侯。令隨領軍王僧辯。東討侯景。至巴

陵。景遁。加侍中。進爵為公。仍隨僧辯。追景。至石頭。景敗。崩入據臺城。景平。加散騎常侍。江州刺史。是月。齊將郭元建。攻秦州刺史嚴

超。達於秦郡。王僧辯令崩赴援。陳武帝亦自歐陽來會。元建眾却。崩因縱兵大破之。元建遁。時元帝執王琳於江陵。琳長史陸納等

於長沙反。元帝徵崩與王僧辯討之。及納等戰于車輪。大敗之。後納等降。崩又與王僧辯西討平武陵王於碭石。旋鎮。遘疾卒。謚曰

武崩。兄弟九人。兄高岑。嶷。嶷。岸。及弟從幼安。並知名。岸字公衡。太清中。與崩隨岳陽王。答攻荊州。同歸元帝。帝以為北

明字明本

刀字明本



梁州刺史封江陵縣侯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晷夜知其師掩襄陽以岸等襄陽豪帥於是夜遁歸襄陽岸等知晷至遂奔其兄南陽太守獻於廣平晷遣將尹正薛暉等攻孩之獲獻岸等并其母妻子女竝斬於襄陽北門晷母龔保林數岸于衆岸曰老婢教汝兒殺汝叔乃枉殺忠良晷命拔其舌齧殺而烹之盡誅諸杜宗族親者幼弱下蠶室又發其墳墓燒其骸骨灰而揚之并以爲漆斲及建鄴平則兄弟發安寧陵焚之以報漆斲之酷元帝亦不責也

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與兄勗同歸元帝帝以爲西荊州刺史封華容縣侯與王僧辯討河東王譽於長沙平之又令助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大破景將任約斬其儀同叱羅子通湘州刺史趙威方等仍進軍大舉漢口別攻長武昌景度蘆洲上流以壓文盛幼安與衆軍大敗之會景密遣騎襲陷郢州執刺史方諸人情大駭文盛由清口遁歸衆軍大敗幼安降景景以其多反覆殺之

明本作漢

龔岑之子也少驍勇善用兵與諸父歸元帝帝以爲鄖州刺史封中盧縣侯與王僧辯討平河東王譽又隨僧辯下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陷郢州西上將至乃與僧辯等守巴陵景至圍之數旬不尅而遁遷大府卿定州刺史及衆軍至姑孰景將侯子鑒逆戰龔與陳武帝王琳等擊之大敗于鹽遂至石頭景親會戰龔與衆軍大破之論功爲最授東揚州刺史又與王僧辯降陸納平武陵王及魏平江陵後齊納貞陽侯明以紹梁嗣以龔爲震州刺史吳興太守遷南豫州刺史封溧陽縣侯又加散騎常侍鎮南大將軍龔僧辯壻也始爲吳興太守以陳武帝旣非素貴及爲之本郡



以法繩其宗門無所縱捨武帝御之切齒及僧辯敗龔乃據吳興以拒之頗敗陳文帝軍龔好飲酒終日恒醉勇而無略部將杜泰私通于文帝說龔降文帝龔然之其妻王氏曰霸先讎隙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財賞募復大敗文帝軍後杜泰降文帝龔尚醉不覺文帝遣人負出項王寺前斬之王氏因截髮出家杜氏一門覆矣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本兵家元帝居蕃琳姊妹竝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為將帥大清二年帝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沈米輕舸還荆稍遷岳陽內史以軍功封建寧縣侯侯景遣將宋子仙據郢州琳攻剋之禽子仙又隨王僧辯破景後拜湘州刺史琳果勁絕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群盜平景之勳與杜龔俱為第一恃寵縱暴於建鄴王僧辯禁之不可懼將為亂啓請誅之

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輕上江陵陳謝將行謂納等曰吾若不反子將安之咸曰請死相泣而別及至帝以下吏而使廷尉卿黃羅漢太舟卿張載宣喻琳軍陸納等及軍人竝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繫黃羅漢殺張載載性刻為帝所信荊州疾之如讎故納等因人之欲抽其腸繫馬腳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鬻割被五刑而斬之元帝遣王僧辯討納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兵下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啓申琳無罪請復本位求為奴婢元帝乃鎖琳送時納出兵方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即入城即出及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琳本位使拒武陵王紀紀平授衡州刺史元帝性多忌以琳所部甚盛又得衆心故出之



嶺外。又授都督廣州刺史。其友人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畢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萬一不虞。安得琳力。計也。則也。琳分望有限。可得與官爭為帝乎。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為國禦捍。若警急。動靜相知。孰若遠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琳非願長坐荆南。政以國計如此耳。膺然其言。而不敢啟。故遂率其眾。鎮嶺南。元帝為魏圍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祭乃為元帝舉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為進趣之計。時長沙蕃王蕭韶。及上游諸將。推琳王盟。侯平雖不能度江。頻破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尅。又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下表。詣齊。并獻馴象。又使獻款于魏。求其妻子。亦稱臣于梁。陳

武帝既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張平宅。乘一艦。每將戰勝。艦則有聲。如野豬。故琳戰艦。以于數。以野豬為名。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討琳。仍受梁禪。安都歎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于沌口。琳乘平輿。執鉞而麾之。禽安都。文育其餘。無所漏。唯以周鐵武一人。背恩斬之。鎮安都。文育置琳所坐艦中。令一闕豎。監守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十萬。練兵于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為勤王之師矣。温太真。何人哉。南江濕。帥熊曇朗。周迪。懷貳琳。遣李季欽。樊猛。與余季頊。同討之。三將軍敗。竝為迪所囚。安都。文育等。盡逃還建鄴。初。魏尅江陵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于齊。請納莊。為梁王。齊文宣遣兵接送。仍遣兼中書令李駟駘。冊拜琳為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



錄尚書事。又遣中書舍人辛愨游說之等。齎璽書江表宣勞。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兄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郢州。莊授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改封安成郡公。其餘竝依齊朝前命。及陳文帝立。琳乃輔莊。次于濡須口。齊遣揚州道行臺慕容儼率眾臨江。爲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吳明徹江中。夜上將襲盆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兵因東下。陳遣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等拒之。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至急。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爲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瑱船者。皆反燒其船。琳船艦潰亂。兵士透水死者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爲陳軍所殺。殆盡。初琳命左長史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同典兵侍衛。莊及軍敗。泌遂降陳。仲威以莊授歷陽。又送壽陽。琳尋與莊同入齊。齊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淮南僉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壻也。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左丞盧潛率兵應赴。沈吟不決。景暉懼事泄。挺身歸齊。齊孝昭賜璽書令鎮壽陽。其部下將帥悉聽以從。乃除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封會稽郡公。又增兵秩。兼給鏡吹。琳水陸戒嚴。將觀釁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琳在壽陽。與行臺尚書盧潛不協。更相是非。被召還鄴。齊武成置而不問。除滄州刺史。後以琳爲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剝破。出赤蛆數升。汗落地化爲血。蠕動有龍。出于門外之池。雲霧起。晝晦。會陳將吳明徹寇齊。齊帝敕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爲經略。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牛斗分。太白已高。皆利爲客。我將有喪。



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齊令便赴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肥水灌城。而齊將皮景和等屯于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爲變。殺之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至。號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之于市。琳故吏梁驃騎府倉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琳首。曰。竊以朝市遷貿。時傳骨鯁之風。歷運推移。間表忠貞之迹。故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牛。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于前書。壘名于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胄。沂川舊族。立功代邸。功高平朔。當離亂之辰。恩蕃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寔追蹤於往彥。信踵武於前脩。而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念。終邁萇弘之肯。洎王業光啓。鼎祚有歸。于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輕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茲知己。忘此捐軀。至使身沒九泉。頭行萬里。誠復馬革裹屍。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瑒早造未僚。預參下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霑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瑒雖芻賤。竊亦有心。琳經莅壽陽。頗存遺愛。曾游江右。非無舊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修窀穸。庶孤墳旣築。或飛御土之驚。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卽肥川而建營域。叔孫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櫨。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



明本傳數

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  
憲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救夢琳求首竝為啓陳主而許之仍與  
開府主簿劉韶慧等持其首還于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義故會葬  
者數千人瑒等乃開道北歸別議迎接尋有揚州人茅智勝等五  
人密送喪柩達于鄴贈十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特進開府  
錄尚書事諡曰忠武王葬給輜輶車琳體貌閑雅立髮委地喜怒  
不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強記內敏軍府佐史千數皆識其姓名刑  
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少為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  
節雖本圖不遂齊人亦以此重之持遇甚厚及敗為陳軍所執吳  
明徹欲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并相資給明徹由  
此忘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天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為之歔歔流泣  
見其誠信感物雖季將軍之恟恟善誘始無以加焉琳十七子長  
子敬在齊襲王爵武平末通直常侍弟九子衍隋開皇中開府儀  
同三司大業初卒於渝州刺史

明本傳李

馬疑是焉字

張彪不知何許人自云家本襄陽武云左衛將軍衡州刺史蘭欽  
外弟也少亡命在若耶山為盜頗有部曲臨城公大連出牧東揚  
州彪率所領客馬始為防閤後為中兵參軍禮遇甚厚及侯景將  
宋子仙攻下東揚州復為子仙所知後去子仙還入若耶義舉征  
子仙不捷仍走向剡趙伯超兄子稜為侯景山陰令去職從彪後  
懷異心偽就彪計請酒為盟引刀子披心出血自歎彪信之亦取  
刀剗血報之刀始至心稜便以手案之望入彪心刀斜傷得不深  
稜重取刀刺彪頭面被傷頓絕稜謂已死因出外告彪諸將言已  
殺訖欲與求富貴彪左右韓武入視彪已蘇細聲謂曰我尚活可  
與手於是武遂誅稜彪不死復奉表元帝帝甚嘉之及侯景平王



僧辯遇之甚厚。引爲爪牙。與杜龕相似。世謂之張杜。貞陽侯踐位。爲東揚州刺史。并給鼓吹。室富於財。晝夜樂聲不息。刻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留長史謝歧居守。會僧辯見害。彪不自展拔。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乃遣沈泰。吳寶真。還州助歧。係城。彪後至。泰等反。與歧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出。彪復城守。沈泰說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竝在香巖寺。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又叛彪。彪復敗走。不敢還城。據城之西山樓子。及暗得與弟崑崙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唯常所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耶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劫來。便嚙一人。中喉卽死。彪拔刀逐之。快火識之。曰。何忍舉惡。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蒨劫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呼爲鄉里白。我不忍令鄉里落佗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刀。曾不辭憚。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平處。謂劫曰。卿須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而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爲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劫不能生得。遂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黃蒼號叫。彪屍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文帝教。迎爲家主。楊便收啼爲笑。欣然意悅。謂昭達。續彪喪墳。冢旣畢。黃蒼又俯伏家間。號叫不肯離。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暫過宅。莊飾昭達許之。楊入屋。便以刀割髮毀面。哀哭慟絕。誓不更行。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爲尼。後陳武帝軍人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比出之。垂死。積火溫燎。乃甦。復起。役於火。彪始起於若耶。興於若邪。終於若邪。及妻犬皆爲時所重。



鳴明本  
正考

異楊氏。天水人。散騎常侍。曠之女也。有容貌。先為河東裴仁林妻。因亂為彪所納。彪友人吳中陸山才。嗟泰等翻背。刊吳昌門為詩。一絕曰。田橫感義士。韓王報主臣。若為留意氣。持寄禹川人。論曰。忠義之道。安有常哉。善言者。不必能行。蹈之者。恒在所忽。江子一。胡僧祐。太清之季。名宦蓋微。江則自致亡軀。胡亦期之殞命。然則貞勁之節。歲寒自有性也。文盛克終有鮮。詩人得所誠焉。子春戰。乃先鳴。幽通有助。及乎梁州之敗。而以濯足為尤。杜氏終致覆亡。亦云圖墓之咎。吉凶之兆。二者豈易知乎。王琳亂朝。忠節志雪仇恥。然天方相陳。義難弘濟。斯則大厦落構。豈一木所能支也。張彪一遇何懷。死而後已。唯妻及犬。義悉感人。記傳所陳。何以加此。異乎。  
十月一日午後也。此時雨未天陰暗也。

南史卷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終

西川史圖  
氏傳圖

南史卷六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陳宗室諸王

永修侯擬

遂興侯詳

宜黃侯慧紀

衡陽獻王昌

南康愍王曇朗

文帝諸子

宣帝諸子

後主諸子

永修侯擬。字公正。陳武帝之疎屬也。少孤貧。質直強記。武帝南征

及古蜀 孫

西川史圖  
氏傳圖



交阯擬從焉。梁紹泰二年，除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以雍州刺史資監南徐州事。武帝踐祚，廣封宗室，詔從子監南徐州，擬封永修縣侯。北徐州刺史褒封鍾陵縣侯，晃封建城縣侯，炆封上饒縣侯。從孫明威將軍諡封虔化縣侯，吉陽縣侯誼仍前封，信威將軍祐封豫寧縣侯，青州刺史詳封遂興縣侯，貞威將軍慧紀封宜黃縣侯，敬雅封寧都縣侯，敬泰封平固縣侯。文帝嗣位，擬除丹陽尹，坐事以白衣知郡，尋復本職。卒，諡曰定。天嘉二年，配享武帝廟庭。子黨嗣。

遂興侯詳，字文幾，少出家為沙門，善書記，談論清雅。武帝討侯景，召令還俗，配以兵馬，從定建鄴。永定二年，封遂興縣侯。天嘉三年，累遷吳州刺史。五年，討周逵，戰敗死之。以所統失律，無贈諡。子正理嗣。

宜黃侯慧紀，字元方，武帝之從孫也。涉獵書史，負材任氣。從武帝平侯景及帝踐祚，封宜黃縣侯，除黃門侍郎。太建十年，吳明徹北侵，敗績，以慧紀為緣江都督，兗州刺史。至德二年，為都督荊州刺史，及梁安平王蕭巖、晉熙王蕭囑等，詣慧紀請降。慧紀以兵迎之，以應接功，位開府儀同三司。禎明三年，隋師濟江，慧紀率將士三萬人，船艦千餘乘，沿江而下，欲趣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巫峽，以五條鐵鎖橫江，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澗，守險。隋軍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軍屢捷，獲陳之士三縱之，肅乃遁保延洲。別帥廖世寵領大舫詐降，欲燒隋艦，更決死一戰。於是，有五黃龍，備衆色，各長十餘丈，驤首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起，雲霧晦冥，陳人震駭，不覺火自焚。隋軍乘高艦，張大弩以射之，陳軍大敗。



風浪應時頓息。肅收餘衆東走。慧紀時至漢口。爲隋秦王俊拒。不得進。聞肅敗。盡燒公安之儲。僞引兵東下。因推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爲盟主。水軍都督周羅暉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及建鄴平。隋晉王廣遣一使以慧紀子正業來喻。又使樊毅喻羅暉。其上流城戍悉解甲。於是慧紀及巴州刺史畢寶竝慟哭俱降。慧紀入隋。依例授儀同三司。卒。子正平。頗有文學。

衡陽獻王昌字敬業。武帝第六子也。梁太清末。武帝南征。李賁命昌與宣后隨沈恪還吳興。及武帝東討侯景。昌與宣后文帝竝爲景囚。景平。拜長城國世子。吳興太守。時年十六。昌容貌偉麗。神情秀朗。雅性聰辯。明習政事。武帝遣陳郡謝哲濟陽蔡景歷輔昌臨郡。又遣吳郡杜之偉授昌以經。昌讀書一覽便誦。明於義理。剖析如流。尋與宣帝俱往荊州。魏尅荊州。又與宣帝俱還長安。武帝卽

位。頻遣使請宣帝及昌。周人許而未遣。及武帝崩。乃遣之時。王琳作梗中流。昌不得還。居於安陸。王琳平後。天嘉元年二月。昌發自安陸。由魯山濟江。而巴陵王蕭洸等率百僚上表。請以昌爲湘州牧。封衡陽郡王。詔曰。可。三月甲戌。入境。詔令主書舍人緣道迎接。丙子。濟江於中流。頌之。使以溺告。四月庚寅。喪柩至都。上親臨哭。乃下詔。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揚州牧。葬送之儀。一依漢東平憲王齊豫章文獻王故事。諡曰獻。無子。文帝以第七皇子伯信嗣。伯信字字之位。西衡州刺史。及隋師濟江。與臨汝侯方慶竝爲東衡州刺史。王勇所害。

南康愍王曇朗。武帝母弟忠壯王休先之子也。休先少儻。有大志。梁簡文之在東宮。深被知遇。爲文德王帥。頃之卒。敬帝卽位。追贈南徐州刺史。封武康縣公。武帝受禪。贈司徒。封南康郡王。諡曰



忠壯曇朗少孤尤爲武帝所愛有膽力善綏御侯景平後起家著作郎武帝誅王僧辯留曇朗鎮京口知留府事紹泰元年除中書侍郎監南徐州二年齊兵攻逼建鄴因請和求武帝子姪爲質時四方州郡竝多未賓本根虛弱糧運不繼在朝文武咸願與齊和親武帝難之而重違衆議乃決遣曇朗恐曇朗憚行或當奔竄乃自率步騎京口迎之使質於齊齊背約遣蕭軌等隨徐嗣徽度江武帝大破之虜蕭軌東方老等誅之齊人亦害曇朗於晉陽時陳與齊絕弗之知武帝踐祚猶以曇朗襲封南康郡王奉忠壯王祀禮秩一同皇子天嘉二年齊人結好始知其亡文帝詔贈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諡曰愍乃遣兼中郎令隨聘使江德藻迎曇朗喪柩三年春至都初曇朗未質於齊生子方秦方慶及將適齊以二妾自隨在北又生二子方華方瞻亦同得還

方秦少麤獷與諸惡少年羣聚游逸無度文帝以南康王故特寬宥之天嘉二年以爲南康王世子及聞曇朗薨於是襲爵南康王太建四年爲都督廣州刺史爲政殘暴爲有司奏免六年授豫章內史在郡不修政事秩滿之際屢放部曲爲劫又縱火延燒邑居因行暴掠驅錄富人徵求財賄代至又淹留不還至都以爲宗正卿未拜爲御史中丞宗元饒所劾免官以王還第十一年起爲寧遠將軍直殿省尋加散騎常侍其年八月宣帝幸大壯觀因大閱武命都督任忠領步騎十萬陣於玄武湖都督陳景領樓艦五百出於瓜步江上登玄武門觀宴羣臣以觀之因幸樂遊苑設絲竹會仍重幸大壯觀集衆軍振旅而還時方秦當從啓稱所生母疾不行因與亡命楊鍾期等二十人微行往人間淫淳于岑妻爲州長流所錄又率人杜抗拒傷損禁司爲有司所奏上大怒下方秦獄方



明字作也  
後可也

秦初承行洋不承拒格禁司上曰不承則上測方秦乃投列承引於  
是兼御史中丞徐君整奏請解方秦所居官下宗正削爵士上可其  
秦禎明初為侍中陳亡與後主俱入長安隋大業中為掖縣令

方慶少清警涉獵書傳及長有幹略天嘉中封臨汝縣侯至德二  
年累遷智武將軍武州刺史初廣州刺史馬清久居嶺表大得人  
心士馬強盛朝廷疑之以方慶為廣州刺史以兵襲靖靖誅進號  
宣毅將軍方慶性清謹甚得人和禎明三年隋師濟江都督東衡  
州刺史王勇徵兵於方慶欲與赴援臺城時隋行軍總管韋洸帥  
兵度嶺官隋文帝敕云若嶺南平定留勇與豐州刺史鄭萬頃且  
依舊職方慶聞之恐勇賣已且欲觀變乃不從勇使高州刺史戴  
智烈斬方慶於廣州而收其兵鄭萬頃棠陽人梁司州刺史紹叔  
之台族子也父曼梁末入魏萬頃通達有材幹周武帝時為司城

鄭萬頃

大夫出為溫州刺史至德中與司馬洸難奔陳拜散騎常侍昭武  
將軍豐州刺史在州甚有惠政吏人表請立碑詔許焉初萬頃在  
周甚被隋文帝知遇及隋文帝踐祚常思還北及王勇殺方慶萬  
頃乃率州兵拒勇降隋隋授上儀同尋卒

文帝十三男沈皇后生廢帝始興王伯茂嚴淑媛生鄱陽王伯山  
晉安王伯恭潘容華生新安王伯固劉昭華生衡陽王伯信王充  
華生廬陵王伯仁張修容生江夏王伯義韓修華生武陵王伯禮  
江貴妃生永陽王伯智孔貴妃生桂陽王伯謀二男早卒無名伯  
信出繼衡陽王昌

始興王伯茂字鬱之文帝第二子也初武帝兄始興昭烈王道談  
仕梁為東宮直閣將軍侯景之亂援臺中流矢卒紹泰二年贈南  
兖州刺史封義興郡公諡曰昭烈武帝受禪重贈太傅改封始興



郡王道談。生文帝及宣帝。宣帝以梁承聖末遷於長安。至是武帝遙以宣帝襲封始興嗣王。以奉昭烈王祀。武帝崩。文帝入纂帝位。時宣帝在周。未還。文帝以本宗乏饗。徙封宣帝為安成王。封伯茂為始興王。以奉昭烈王祀。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舊制諸王受封未加戎號者。不置佐史。於是尚書八坐奏加伯茂寧遠將軍。置佐史。除揚州刺史。伯茂性聰敏。好學。謙恭下士。又以太子母弟文帝深愛重之。時軍人於丹徒盜發晉郗曇墓。大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跡。事覺。其書竝沒。縣官藏於祕府。文帝以伯茂好古。多以賜之。由是伯茂大工草隸書。甚得右軍法。遷東揚州刺史。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時。伯茂在都。劉師知等矯詔出宣帝。伯茂勸成之。師知等誅後。宣帝恐伯茂扇動朝廷。乃進號中衛將軍。令人居禁中。專與廢帝游處。時四海之望咸歸宣帝。伯茂

伯茂工書

出義之書

濟不平。數肆惡言。宣帝以其無能。不以為意。及建安人蔣裕與韓子高等謀反。伯茂竝陰豫其事。光大二年。皇太后令黜廢帝為臨海王。其日又下令降伯茂為溫麻侯。時六門之外有別館。以為諸王冠昏之所。名為昏第。至是命伯茂出居之。宣帝遣盜殞之於車中。年十八。

鄱陽王伯山字靜之。文帝第三子也。偉容儀。舉止閑雅。喜愠不形於色。武帝時。天下草創。諸王受封。儀注多闕。及伯山受封。文帝欲重其事。天嘉元年七月丙辰。尚書八坐奏封鄱陽郡王。乃遣度支尚書蕭睿持節兼太宰。告於太廟。又遣五兵尚書王質持節兼太宰。告于太社。其年十月。上臨軒策命。策訖。令王公以下竝宴於王第。六年。為緣江都督。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宣帝輔政。不欲令伯山處邊。光大元年。徙為東揚州刺史。累遷征南將軍。護軍將軍。加



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并扶伯山性寬厚美風儀又於諸王最長後主深敬重之每朝廷有冠昏饗宴恒使爲主及遭所生憂居喪以孝聞後主嘗幸吏部尚書蔡徵宅因往弔之伯山號慟殆絕因起爲鎮衛將軍乃謂羣臣曰鄱陽王至性可嘉又是西第之長豫章已兼司空其亦須遷太尉未及發詔禎明三年薨尋屬陳亡遂無贈諡長子君範未襲爵而隋師至時宗室王侯在都者百餘人後主恐其爲變乃竝召入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總之又陰爲之備六軍敗績相率出降因從後主入長安隋文帝竝配隴右及河西諸州各給田業以處之大業二年隋煬帝以後主第六女媧爲貴人絕愛幸因召陳氏子弟盡還京師隨才叙用由是竝爲守宰徧於天下君範位溫縣令

新安王伯固字平之文帝第五子也生而龜胸目通睛揚白形狀

眇小而俊辯善言論天嘉六年立爲新安郡王太建七年累遷者督南徐州刺史伯固性嗜酒不好積聚所得祿奉用度無節酣醉以後多所乞取於諸王中最爲貧窶宣帝每矜之特加賞賜性輕率好行鞭撻在州不知政事日出田獵或乘眠輿至於草間輒呼人從遊動至旬日所捕麋鹿多使生致宣帝頗知之遣使責讓者數矣十年爲國子祭酒頗知玄理而墮業無所通至於槌句問難往往有奇意爲政嚴苛國學有墮游不修習者重加榷楚生徒懼焉由是學業頗進十三年爲都督揚州刺史後主初在東宮與伯固甚親狎伯固又善譌諛宣帝每宴集多引之叔陵在江州心害其寵陰求瑕疵將中以法及叔陵入朝伯固懼罪諂求其意乃共訕毀朝賢歷詆文武雖耆年高位皆面折無所畏忌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又好開發冢墓出遊田野必與偕行於是情好大協遂謀



明本  
官是

不軌伯固侍禁中每有密語必報叔陵及叔陵奔東府遣使告之伯固單馬馳赴助叔陵指麾知事不捷便欲走會四門已閉不得出因趣白楊道臺馬容至為亂兵所殺屍於昌館門時年二十八詔特許以庶人禮葬子及所生王氏竝特宥為庶人國除

晉安王伯恭字肅之文帝第六子天嘉六年封尋為吳郡太守時年十餘歲便留心政事官曹緝理歷位尚書左僕射後為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陳亡入長安大業初為成州刺史太常少卿

廬陵王伯仁字壽之文帝第八子天嘉六年立為侍中國子祭酒領太子左庶子陳亡卒於長安

江夏王伯義字堅之文帝第九子天嘉六年封位金紫光祿大夫陳亡入長安遷於瓜州道卒

武陵王伯禮字用之文帝第十子天嘉六年立太建初為吳興太守在郡恣行暴掠後為有司所劾十一年被代徵還遂遷延不發

為御史中丞徐君整所劾免陳亡入長安大業中為臨洮太守

永陽王伯智字策之文帝第十二子少敦厚有器局博涉經史太建中立累遷尚書左僕射後為特進陳亡入長安大業中為國子司業

桂陽王伯謀字深之文帝第十三子太建中立位散騎常侍薨子鄴大業中為番木令

宣帝四十二男柳皇后生後主彭貴人生始興王叔陵曹淑華生豫章王叔英何淑儀生長沙王叔堅宜都王叔明魏昭華生建安

王叔卿錢貴妃生河東王叔獻劉昭儀生新蔡王叔齊袁昭容生晉熙王叔文義陽王叔達新會王叔坦王姬生淮南王叔彪巴山

王叔雄吳姬生始興王叔重徐姬生尋陽王叔儼淳于姬生岳陽

四十二男



南名二  
字明本  
作海陵

王叔慎。王修華。生武昌王叔虞。韋修容。生湘東王叔平。施姬。生臨  
賀王叔敖。沅陵王叔興。曾姬。生陽山王叔宣。楊姬。生西陽王叔穆。  
申婕妤。王南安。王叔儉。南郡王叔澄。岳山王叔韶。太原王叔匡。袁  
姬。生新興王叔純。吳姬。生巴東王叔謨。劉姬。生臨海王叔顯。秦姬。  
生新寧王叔隆。新昌王叔榮。其皇子叔叡。叔忠。叔泓。叔毅。叔訓。叔  
武。叔處。叔封。八人。竝未及封。三子早卒。無名。

始興王叔陵。字子嵩。宣帝之第二子也。梁承聖中。生於江陵。魏尅  
江陵。宣帝遷關右。叔陵留穰城。宣帝之還。以後主及叔陵為質。天  
嘉三年。隨後主還朝。封康樂縣侯。叔陵少機辯。狗聲名。強梁無所  
推屈。太建元年。封始興王。奉昭烈王祀。位都督江州刺史。時年十  
六。政自已出。僚佐莫預焉。性嚴刻。部下懾憚。諸公子姪及罷縣令  
長。皆逼令事已。豫章內史錢法成。詣府進謁。即叱其子季卿將領

明本作通

馬。季卿慙耻。不時至。叔陵大怒。侵辱法成。法成憤怨。自縊而死。  
州縣非其部內。亦徵攝案之。朝貴及下吏有乖忤者。輒誣奏其罪。  
隨以重辟。四年。遷都督湘州刺史。諸州鎮聞其至。皆震恐股慄。叔  
陵日益橫。征伐夷獠。所得皆入已。絲毫不以賞賜。徵求役使。無有  
紀極。夜常不卧。執燭達曉。呼召賓客。說人間細事。戲謔無所不為。  
性不飲酒。唯多置餽。晝夜食噉而已。自旦至中。方始寢寐。曹局  
文案。非呼不得輒白。答罪者。皆繫獄。動數年不省視。瀟湘以南。皆  
逼為左右。屢里殆無遺者。其中脫有逃竄。輒殺其妻子。州縣無敢  
上言。宣帝弗之知。九年。除都督揚州刺史。十年。至都。加扶。給油幢。  
車。叔陵居東府。事務多關涉。省閣執事之司。承意順旨。即諷上進  
用之。微致違忤。必抵大罪。重者至殊死。道路藉藉。皆言其有非常  
志。叔陵修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陽



沐猴百戲

謝安墓

明本

陽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為沐猴百戲。又好游冢墓間。遇有瑩表主名可知者。輒命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并骸骨肘脛。持為翫弄。藏之府庫。人間少妻處女。微有色貌者。竝即逼納。十一年。丁所生母彭氏憂。去職。頃之。起為本職。晉世王公貴人多葬梅嶺。及彭氏卒。叔陵啓求梅嶺葬之。乃發故太傅謝安舊墓。棄去安柩。以葬其母。初喪日。偽為哀毀。自稱刺血寫涅槃經。未及十旬。乃日進甘膳。又私召左右妻女。與之姦合。所作尤不軌。浸淫上聞。宣帝責御史中丞王政。以不舉奏。免政官。又黜其典籤親事。仍加鞭撻。宣帝素愛叔陵。不繩以法。但責讓而已。服闋。又為侍中。中軍大將軍。及宣帝不豫。後主諸王竝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切藥刀。及倉卒之際。又命左右取劍。左右不悟。乃取朝服所佩木劍。以進。叔陵怒。及翌日。小歛。後主哀頓俯伏。叔陵以剉藥刀。斫後主中項。太后馳來救焉。叔陵又斫太后數下。後主乳媪樂安君吳氏。時在太后側。自後掣肘。後主因得起。叔陵仍持後主衣。後主自奮得免。長沙王叔堅以手搯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袒袖縛之。棄池水中。將殺之。問後主曰。即盡之。為待也。時吳媪已扶後主避賊。叔堅求後主所在。將受命。叔陵多力。因奮得脫。突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呼其甲士。斷青溪橋道。放東城囚。以充戰士。又遣人往新林。追所部兵馬。仍自被甲。著白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散金銀以賞賜。外召諸王將帥。無有應者。唯新安王伯固聞而赴之。叔陵聚兵。僅得千人。欲據城保守。時衆軍竝緣江防守。臺內空虛。叔堅白太后。使太子舍人司馬申。急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將兵至府西門。叔陵事急。遣記室韋諒。送鼓吹。與摩訶謂曰。事捷。以公為台鼎。摩訶給報曰。須王心替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即遣戴洹。



譚騏驎二人詣摩訶摩訶執以送臺斬於閣道下持其首徇東城仍懸於朱雀門叔陵自知不濟遂入沈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於井中叔陵有部下兵先在新安於是率人馬數百自小航度欲趣新林以舟艦入北行至白楊路爲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拔刀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散摩訶馬容陳智深迎刺叔陵闔豎王飛禽斫之數十下馬容陳仲華就斬首送臺自寅至巳乃定尚書八坐奏請依宋世故事流屍江中汙瀦其室并毀其所生彭氏墳廟還謝氏之塋後主從所奏叔陵諸子卽日竝賜死。

豫章王叔英字子烈宣帝第三子也寬厚仁愛太建元年封後位司空隋大業中位涪陵太守

長沙王叔堅字子成宣帝第四子也母本吳中酒家婢相者言嘗

生貴子宣帝微時因飲通焉生叔堅及貴召拜淑儀叔堅少而嚴整又頗使酒兄弟憚之好數術卜筮風角鎔金琢玉竝究其妙初封豐城侯太建元年封累遷丹陽尹初叔堅與始興王叔陵竝招聚賓客各爭權寵甚不平每朝會鹵簿不肯爲先後必分道而趨左右或爭道而鬪至有死者及宣帝不豫叔堅與叔陵等竝從後主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叔堅疑之微伺其所爲及行逆賴叔堅以免以功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尋遷司空將軍刺史如故時後主患劓不能視事政無大小悉決於叔堅權傾朝廷後主由是疎忌之孔範管斌施文慶等竝東宮舊臣日夕陰持其短至德元年乃詔令卽本號用三司之儀出爲江州刺史未發尋以爲司空實欲奪其權又陰令人造其厭魅刻木爲偶人衣以道士服施機關能拜跪晝夜於星月下醮之祝詛於上又令人上書



告其事。案驗令實。後王召叔堅囚於西省。將黜之。令近侍宣敕數之。叔堅自陳為佞人所構。死且慙。見叔陵。後王感其前功。乃赦之。免所居官。以王還第。後位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秩滿還都。陳亡。入隋。遷於瓜州。叔堅素貴。不知家人生產。至是與妃沈氏酣酒。不以耕種為事。大業中為遂寧郡守。卒。

建安王叔卿字子弼。宣帝第五子也。性質直。有材器。容貌甚偉。大建四年立位中書監。陳亡。入隋。大業中為都官郎上黨通守。

宜都王叔明字子昭。宣帝第六子也。儀容美麗。舉止和柔。狀似婦人。大建五年立位侍中。陳亡。入隋。大業中為鴻臚少卿。

河東王叔獻字子恭。宣帝第九子也。性恭謹。聰敏好學。大建五年立位南徐州刺史。薨。贈司空。諡康簡。子孝寬嗣。隋大業中為汶城

新蔡王叔齊字子肅。宣帝第十一子也。風采明瞻。博涉經史。善屬

文。大建七年立位侍中。陳亡。入隋。大業中為尚書主客郎。

晉熙王叔文字子才。宣帝第十二子也。性輕險。好虛譽。頗涉書史。

大建七年立位都督。湘州刺史。徵為侍中。未還。而隋軍濟江。隋秦

王至漢口。時叔文自湘州還朝。至巴州。乃率巴州刺史畢寶等請

降。致書於秦王。王遣使往巴州。迎勞叔文。叔文與畢寶。荊州刺史

陳慧紀。及文武將吏。赴漢口。秦王並厚待之。及至京。隋文帝坐於

廣陽門。觀叔文。從後主至朝堂。文帝使內史令李德林宣旨責其

君臣不能相弼。以致喪亡。後主與其羣臣。竝愧懼拜伏。莫能仰視。

叔文獨欣然。有自得志。後上表陳在巴州。先送款。望異常例。文帝

嫌其不忠。而方懷柔。江表遂授開府。宜州刺史。

淮南王叔彪字子華。宣帝第十三子也。少聰慧。善屬文。大建八年

明  
作  
大



立位侍中入隋卒於長安。

始興王叔重字子厚宣帝第十四子也性質朴無伎藝宣帝崩始興王叔陵為逆誅其年立叔重為始興王以奉昭烈王後位江州刺史隋大業中為太府少卿

尋陽王叔儼字子思宣帝第十五子也性疑重舉止方正後主即位立位侍中入隋卒

岳陽王叔慎字子敬宣帝第十六子也少聰敏十歲能屬文太建十四年立至德中為丹陽尹時後主尤愛文章叔慎與衡陽王伯信新蔡王叔齊等日夕陪侍賦詩恒被嗟賞禎明元年出為湘州刺史加都督反隋師濟江清和公楊素兵下荊州遣將龐暉略地

至湘州州內將士赴日請降叔慎置酒會文武酒酣歎曰若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大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與侯正理在坐起

曰王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臣乎縱其無成猶見臣節書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後應者斬眾咸許諾乃刑牲結盟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叔慎伏甲待之暉入伏兵發縛暉等以徇皆斬之叔慎招士眾數日中兵至五千人隋遣內陽公薛胄為湘州刺史聞龐暉死乃益請兵隋又遣行軍總管劉仁恩救之未至薛胄擒叔慎秦王斬之漢口

義陽王叔達字子聰宣帝第十七子也太建十四年立位丹陽尹入隋大業中為內史舍人絳郡通守武德中位侍中封江國公歷禮部尚書卒

巴山王叔雄字子猛宣帝第十八子也太建十四年立入隋卒於長安

武昌王叔虞字子安宣帝第十九子也太建十四年立入隋大業

明正作及



中為高苑令。

湘東王叔平字子康宣帝第二十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業中為胡蘇令。

臨賀王叔敖字子仁宣帝第二十一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業中位儀同三司。

陽山王叔宣字子通宣帝第二十二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業中為涇城令。

西陽王叔穆字子和宣帝第二十三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卒於長安。

南安王叔儉字子約宣帝第二十四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卒於長安。

南郡王叔澄字子泉宣帝第二十五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業中為靈武令。

沅陵王叔興字子推宣帝第二十六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業中為給事郎。

岳山王叔韶字子欽宣帝第二十七子也。至德元年立。位丹陽尹。入隋。卒於長安。

新興王叔純字子洪宣帝第二十八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業中為河北令。

巴東王叔謨字子軌宣帝第二十九子也。至德四年立。入隋。大業中為沂陽令。

臨海王叔顯字子亮宣帝第三十子也。至德四年立。入隋。大業中為鶉陂令。

新會王叔坦字子開宣帝第三十一子也。至德四年立。入隋。大業



中爲涉縣令。

新寧王叔隆字子遠宣帝第三十二子也至德四年立入隋卒於長安。

新昌王叔榮字子徽宣帝第三十三子也禎明三年立入隋大業中爲內黃令。

太原王叔匡字子佐宣帝第三十四子也禎明三年立入隋大業中爲壽光令。

後主二十二男張貴妃生太子深會稽王莊孫姬生吳興王胤高昭儀生南平王嶷呂淑媛生永嘉王彥邵陵王琬龔貴嬪生南海王虔錢唐王恬張淑華生信義王祗徐淑儀生東陽王恮孔貴人生吳郡王藩其皇子總觀明綱統沖洽綽綽威辯十一人竝未及封。

太子深字承源後主第四子也少聰慧有志操容止儼然左右近侍未嘗見其喜愠以母張貴妃故特爲後主所愛至德元年封始安王位揚州刺史禎明二年皇太子胤廢後主乃立深爲皇太子隋師濟江隋將韓擒自南掖門入百寮奔散深時年十餘歲閉閣而坐舍人孔伯魚侍隋軍排閣入深使宣令勞之曰軍旅在道不乃勞也軍人咸致敬焉隋大業中爲抱罕太守武德初爲祕書丞卒官。

吳興王胤字承業後主長子也太建五年二月乙丑生於東宮母孫姬因產卒沈皇后哀而養之以爲己子後主年長未有嗣宣帝命以爲嫡孫詔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十年封永康公後主卽位爲皇太子胤性聰敏好學執經肄業終日不倦博通大義兼善屬文時張貴妃孔貴嬪竝愛幸沈皇后無寵日夜構成云及太子之短孔



範之徒。又於外合成其事。禎明二年廢爲吳興王。加侍中衛將軍。入隋卒於長安。

南平王疑。字承岳。後主第二子也。方正有器局。年數歲。風采舉動。有若成人。至德元年立。位揚州刺史。遷都督郢州刺史。入隋卒於長安。

永嘉王彥。字承懿。後主第三子也。至德元年立。位都督江州刺史。入隋。大業中爲襄武令。

南海王虔。字承恪。後主第五子也。至德元年立。位南徐州刺史。入隋。大業中爲涿令。

信義王祗。字承敬。後主第六子也。至德元年立。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入隋。大業中爲通議郎。

邵陵王統。字承檢。後主第七子也。禎明元年立。入隋。大業中爲國子監丞。

會稽王莊。字承肅。後主第八子也。容貌蕞陋。性嚴酷。數歲時。左右有不如意。輒剗刺其面。或加燒爇。性嗜酒。愛博。以母張貴妃寵。後主甚愛之。至德元年立。位揚州刺史。入隋。大業中爲昌隆令。

東陽王恮。字承厚。後主第九子也。禎明二年立。入隋。大業中爲通議郎。

吳郡王藩。字承廣。後主第十子也。禎明二年封。隋大業中爲任城令。

錢唐王恬。字承煥。後主第十一子也。禎明二年封。入隋卒於長安。

江左承西晉諸王開國。竝以戶數相差。爲大小三品。大國置上中下三將軍。又置司馬一人。次國置中下二將軍。小國置將軍一人。

餘官亦準此。爲差。武帝受命。自永定訖於禎明。唯衡陽王昌。特加禮命。至五千戶。自餘大國。不過二千。小國。則千戶云。







同中盧安興為廣州刺史南江督護僧明與兄天合及周文育並  
 為安興所啓請與俱行。頻征徭獠有功為新州助防。天合亦有材  
 幹。預在征伐。安興死。僧明復副其子子雄。及交州豪士李賁反。逐  
 刺史蕭諮。諮奔廣州。臺遣子雄與高州刺史孫罔討賁。時春草已  
 生。瘴癘方起。子雄請待秋討之。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映不聽。蕭諮  
 又促之。子雄等不得已。遂行至合浦。死者十六七。眾並憚役潰散。  
 禁之不可。乃引其餘兵。還蕭諮。啓子雄及罔與賊交通。逗遛不  
 進。梁武帝敕於廣州賜死。子雄弟子略子烈並豪俠。家屬在南江。  
 天合謀於眾曰。盧公累葉。待遇我等亦甚厚矣。今見枉死而不能  
 為報。非丈夫也。我弟僧明。萬人之敵。若圍州城。召百姓。誰敢不從。  
 城破。斬二侯。然後待臺使。至束手詣廷尉。死猶勝生。縱其不捷。亦  
 無限矣。眾咸抗慨曰。是所願也。唯足下命之。乃與周文育等率眾  
 結盟。奉子雄弟子略為主。以攻刺史蕭映。子略頓城南。天合頓城  
 北。僧明文育分據東西。吏人並應之。一日之中。眾至數萬。陳武帝  
 時在高要。聞事起。率眾來討。大破之。殺天合。擒僧明及文育等。並  
 釋之。引為主帥。武帝征交阯。及討元景仲。僧明文育並有功。侯景  
 之亂。俱隨武帝入。援建鄴。武帝於始興破蘭裕。僧明為前鋒。斬裕。  
 又與蔡路養戰於南野。僧明馬被傷。武帝馳救之。以所乘馬授僧  
 明。僧明上馬復進。殺數十人。因而乘之。大敗路養。高州刺史李遷  
 仕。又據大臯入瀛石。以逼武帝。武帝遣周文育為前軍。與僧明擊  
 走之。遷仕與寧都人劉季尚并力。將襲南康。陳武又令僧明與文  
 育等拒之。相持連戰百餘日。卒禽遷仕。送于武帝。及帝下南康。留  
 僧明頓西昌。督安城。廬陵二郡軍事。梁元帝承制授新州刺史。臨  
 江縣子侯景遣于慶等寇南江。武帝頓豫章。命僧明為前驅。所向



尅捷武帝表僧明為長史仍隨東討軍至蔡洲僧明率麾下燒賊水門大艦及景平除南兖州刺史進爵為侯仍領晉陵太守及荊州覆亡武帝使僧明率吳明徹等隨侯瑱西援於江州病卒贈散騎常侍諡曰威陳文帝卽位追贈開府儀同三司配享武帝廟庭

子晉嗣

周文育字景德義興陽羨人也少孤貧本居新安壽昌縣姓項氏名猛奴年十一能反覆遊水中數里跳高六尺與羣兒聚戲眾莫能及義興人周蒼為壽昌浦口戍主見而奇之因召與語文育對曰母老家貧兄弟姊並長大困於賤役蒼哀之乃隨文育至家就其母請文育養為己子母遂與之及蒼秩滿與文育還都見太子詹事周捨請制名字捨因為立名為文育字景德命兄子弘讓教之書計弘讓善隸書為蔡邕勸學及古詩以遺之文育不之省謂

弘讓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槩耳弘讓壯之教之騎射文育大悅司州刺史陳慶之與蒼同郡素相善啓蒼為前軍主慶之使蒼將五百人往新蔡懸瓠慰勞白水蠻謀執蒼以入魏事覺蒼與文育拒之時賊徒甚盛一日中戰數十合文育前鋒陷陣勇冠軍中蒼於陣戰死文育馳取其尸賊不敢逼及夕各引去文育身被九創創愈辭請還葬慶之壯其節厚加贈遺而遣之葬訖會盧安興為南江督護啓文育同行累征有功除南海令安興死後文育與杜僧明攻廣州為陳武帝所敗帝赦之後監州王勸以文育為長流深被委任勸被代文育欲與勸俱下至大庾嶺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為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誰望公侯卜人又曰君須臾當暴得銀至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為驗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且辭勸勸

長流



問其故。文育以告勸，乃遣之。武帝聞其還，大喜，分麾下配焉。武帝之討侯景，文育與杜僧明爲前軍，尅蘭裕援歐陽頎，皆有功。武帝破蔡路養於南野，文育爲路養所圍，四面數重，矢石雨下，所乘馬死。文育右手搏戰，左手解鞍，潰圍而出，與杜僧明等相得，并力復進，遂大敗之。武帝乃表文育爲府司馬，李遷仕之據大臯，遣其將軍杜平虜入瀨石魚梁作城，武帝命文育擊之，平虜棄城走。文育據其城，遷仕聞平虜敗，留老弱於大臯，悉選精兵自將以攻文育。文育與戰，遷仕稍却，相持未解。會武帝遣杜僧明來援，別破遷仕水軍，遷仕衆潰，不敢過大臯，直走新淦。梁元帝授文育義州刺史，遷仕又與劉季尚謀拒義軍，武帝遣文育與侯安都、杜僧明、徐度、杜稜築城於白口，拒之。文育頻出與戰，遂禽遷仕。武帝發自南康，遣文育將兵五千，開通江路。侯景將王伯醜據豫章，文育擊走之，遂據其城，累功封東遷縣侯。武帝軍至白茅灣，命文育與杜僧明常爲軍鋒，及至姑孰，與侯景將侯子鑿戰，破之。景平，改封南移縣侯，累遷散騎常侍。武帝誅王僧辯，令文育督衆軍，會文帝於吳興，圍尅村，龔又濟江，襲會稽太守張彪，得其郡城。及文帝爲彪所襲，文育時頓城北香巖寺，文帝夜往趨之，彪又來攻，文育苦戰，遂破平彪。武帝以侯瑱擁據江州，命文育討之，仍除南豫州刺史，率兵襲益城，未尅。徐嗣徽引齊人度江，據蕪湖，詔徵文育還都，嗣徽等乃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秤獨以小艦殿。文育乘單舢舨跳入砮艦，斬砮，仍牽其艦而還，賊衆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上時，武帝拒嗣徽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武帝曰：「矢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當決之，何用古法？」抽槊上馬而進，衆軍



隨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嗣徽等移營莫府山文育徒頓對之  
 頻戰功最進爵壽昌縣公給鼓吹一部及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踰  
 嶺詔文育督眾軍討之時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勃遣其弟孝  
 勤守郡城自出豫章據于石頭勃使其子孜將兵與孝頃相會又  
 遣其別將歐陽頔頓軍苦竹灘傅泰據鹿口城以拒官軍官軍船  
 少孝頃有舫艦三百艘艦百餘乘在上牢文育遣軍主焦僧度羊  
 東潛軍襲之悉取而歸仍於豫章立柵時官軍食盡欲退還文育  
 不許乃使人間行遣周迪書約為兄弟并陳利害迪得書甚喜許  
 饋以糧於是文育分遣老小乘故船舫沿流俱下燒豫章所立柵  
 偽退孝頃望之大喜因不設備文育由間道信宿達羊韶華韶上  
 流則歐陽頔蕭勃下流則傅泰余孝頃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士  
 武與長史陸山才襲頔禡之於是盛陳兵甲與頔乘舟而宴以巡  
 傅泰城下因攻泰剋之蕭勃在南康聞之眾皆股慄其將潭世遠  
 斬勃欲降為人所害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持勃首以降蕭孜余孝  
 頃猶據石頭武帝遣侯安都助文育攻之夜降文育孝頃退走新  
 吳廣州平文育還頓豫章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王琳擁據上流  
 詔侯安都為西道都督文育為南道都督同會武昌與琳戰於沌  
 口為琳所執後得逃歸請罪詔不問復其官爵及周迪破余孝頃  
 孝頃子公颺弟孝勤猶據蕩柵擾動南土武帝復遣文育及周迪  
 黃法蕤等討之豫章內史熊曇朗亦率眾來會文育遣吳明徹為  
 水軍配周迪運糧自率眾軍入象牙江築城於金口公颺偽降謀  
 執文育事覺文育囚之送都以其部曲分隸眾軍乃捨舟為步軍  
 進據三陂王琳遣將曹慶救孝勤分遣主帥常眾愛與文育相拒

明本作



自帥所領攻周迪。吳明徹軍迪等敗。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因其失利謀害文育。以應衆愛。文育監軍孫白象頗知其事。勸令先之。文育曰：不可。我舊兵少。客軍多。若取曇朗。人皆驚懼。亡立至矣。不如推心撫之。初周迪之敗。棄船走。莫知所在。及得迪書。文育喜。齋示曇朗。曇朗害之。於坐。武帝聞之。即日舉哀。贈侍中。司空。謚曰忠愍。初文育之據三陂。有流星墜地。其聲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碎炭數斗。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土下。軍人掘焉。得棺長三尺。文育惡之。俄而迪敗。文育見殺。天嘉二年。有詔配享武帝廟庭。子寶安嗣。文育本族兄景曜。因文育官。至新安太守。

寶安字安人。年十餘歲。便習騎射。以貴公子。驕蹇遊逸。好狗馬。樂驅馳。靡衣媮食。文育之為晉陵。以征討。不逞之郡。令寶安監知郡事。尤聚惡少年。武帝患之。及文育西征。敗績。繫於王琳。寶安便折節讀書。與士君子游。綏御文育士卒。甚有威惠。文育歸。復除吳興太守。文育為熊曇朗所害。徵寶安還。起為猛烈將軍。領其舊兵。仍令南討。文帝即位。深器重之。寄以心旅。精卒多配焉。及平王琳。頗有功。周迪之破熊曇朗。寶安南入。窮其餘燼。天嘉二年。重拜吳興太守。襲封壽昌縣公。三年。征留異。為侯安都前軍。異平。除給事黃門侍郎。衛尉卿。再遷左衛將軍。領衛尉卿。卒。謚曰成子。若嗣。位晉陵定遠二郡太守。

疑脫太守二字  
無之

侯瑱字伯玉。巴西充國人也。父弘遠。累世為西蜀酋豪。蜀賊張文萼據白崖山。有衆萬人。梁益州刺史鄱陽王蕭範命弘遠討之。弘遠戰死。瑱固請復讐。每戰先鋒。遂斬文萼。由是知名。因事範。範委以將節之任。山谷夷獠。不附者。並遣瑱征之。累功。授輕車府中兵參軍。晉康太守。範為雍州刺史。瑱除馮翊太守。範遷鎮合肥。瑱又



隨之。侯景圍臺城。範乃遣瑱輔其世子嗣。入援都。及城陷。瑱嗣同  
退還合肥。仍隨範。徙鎮益城。俄而範及嗣皆卒。瑱領其衆。依於豫  
章太守莊鐵。鐵疑之。瑱懼不自安。詐引鐵謀事。因刃之。據豫章之  
地。後降於侯景。將于慶。慶送瑱於景。景以瑱與已同姓。託爲宗族。  
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爲質。遣瑱隨慶。平蠡南諸郡。及景敗。巴  
陵。景將宋子仙。任約等。並爲西軍所獲。瑱乃誅景黨。與以應義師。  
景亦誅其弟及妻子。梁元帝授瑱南兖州刺史。郟縣侯。仍隨都督  
王僧辯討景。恒爲前鋒。既復臺城。景奔吳郡。僧辯使瑱追景。大敗  
之於吳松江。以功除南豫州刺史。鎮姑熟。及齊遣郭元建出濡須。  
僧辯遣瑱扞之。大敗元建。魏攻荊州。王僧辯以瑱爲前軍。赴援。未  
至。而魏剋荊州。瑱頓九江。因衛晉安王還都。承制以瑱爲侍中。江  
州刺史。加都督。改封康縣公。及司徒陸法和據郢州。引齊兵來  
寇。乃使瑱西討。未至。而法和入齊。齊遣慕容恃德鎮夏首。瑱攻之。  
恃德食盡。請和。瑱還鎮豫章。僧辯使其弟僧愔與瑱共討蕭勃。及  
陳武帝誅僧辯。僧愔陰欲圖瑱。而奪其軍。瑱知之。盡收僧愔徒黨。  
僧愔奔齊。是時瑱據中流。甚強。又以本事王僧辯。雖外示臣節。未  
肯入朝。初。余季頃爲豫章太守。及瑱鎮豫章。乃於新吳縣別立城。  
柵與瑱相拒。瑱留軍人妻子於豫章。令從弟齋知後事。悉衆以攻  
季頃。自夏迄冬。弗能尅。齋與其部下侯方兒不協。方兒下攻齋。虜  
瑱軍府妓妾金玉。歸於武帝。瑱旣失根本。輕歸豫章。豫章人拒之。  
乃趨益城。就其將焦僧度。僧度勸瑱投齊。瑱以武帝有大量。必能  
容已。乃詣闕請罪。武帝復其爵位。永定二年。進位司空。文帝卽位。  
進授太尉。王琳至柵口。又以瑱爲都督。侯安都等並隸焉。天嘉元  
年。二月。王琳引合肥灑湖之衆。舳舻相次而下。瑱率軍進獸檻洲。



明日合戰。琳軍少却。及夕，東西風吹，其舟艦並壞。夜中有流星墜於賊營。及旦，風靜，琳入浦，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時西魏將史寧躡其上流，瑱聞之，知琳不能持久，收軍却據湖浦，以待其弊。及史寧至，圍郢州。琳恐衆潰，乃率船來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明日，齊人遣兵助琳，瑱令軍中晨炊蓐食，頓蕪湖洲尾，以待之。將戰，有微風至自東南，衆軍施拍縱火，定州刺史章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江而進，琳軍大敗，脫走以免者十二三。琳因此入齊。其年詔以瑱爲都督五州諸軍事，鎮益城。周將賀若敦、獨孤盛等來攻巴湘，又以瑱爲西討都督，大敗盛軍，以功授湘州刺史，改封零陵郡公。二年薨，贈大司馬，諡曰壯肅。配享武帝廟庭。子淨藏嗣。尚文帝女富陽公主。

侯安都字成師，始興曲江人也。爲郡著姓，父捍少仕州郡，以忠謹

詩

稱。安都貴後，官至光祿大夫，始興內史。安都工隸書，能鼓琴，涉獵書傳，爲五言詩，頗清靡，兼善騎射，爲邑里雄豪。侯景之亂，招集兵甲至三千人，陳武帝入援臺城，安都引兵從武帝，攻蔡路養，破李遷仕，尅平侯景，並力戰有功，封富川縣子。隨武帝鎮京口，除蘭陵太守。武帝謀襲王僧辯，唯與安都定計，仍使安都率水軍自京口趣石頭。武帝自從江乘，羅落會之。安都至石頭北，棄舟登岸，僧辯弗之覺。石頭城北接岡阜，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進逼僧辯臥室，武帝大軍亦至，與僧辯戰於聽事前。安都自內閣出，腹背擊之，遂禽僧辯，以功授南徐州刺史。史武帝東討杜龕，安都留臺居守。徐嗣徽任約等引齊寇入據石頭，遊騎至於闕下。安都閉門示弱，令城中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具，將旦，賊騎至，安都與



乞扶乞  
伏同

戰大敗之。賊乃退還石頭，不敢逼臺城。及武帝至，以安都爲水軍，於中流斷賊糧運。又襲秦郡，破嗣徽柵，收其家口，得嗣徽所彈琵琶及所養鷹，遣信餉之，曰：「昨至弟任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等見之大懼，尋求和。武帝聽其還北，及嗣徽等濟江，齊之餘軍猶據採石，守備甚嚴。又遣安都攻之，多所俘獲。明年春，詔安都率兵鎮梁山，以備齊。徐嗣徽等復入，至湖熟，武帝追安都還，拒之戰於耕壇。南安都率十二騎突其陣，破之，禽齊儀，同乞扶無芳。又刺齊將東方老，墮馬，會賊騎至，救老獲免。賊北度，將山安都，又與齊將王敬寶戰於龍尾，使從弟曉軍王張纂前犯其陣，曉被創墜馬，張纂死之。安都騎往救曉，斬其騎士十二人，取纂尸而還。齊軍不敢逼。武帝與齊軍戰於莫府山，命安都自白下橫擊其後，大敗之，以功進爵爲侯。又進號平南將軍，改封西江縣公，仍督水軍。出豫章，助豫州刺史周文育討蕭勃。安都未至，文育已斬勃，并禽其將歐陽顛、傅泰等。唯余孝頃與勃子孜猶於豫章之石頭作兩城。孝頃與孜各據其一，又多設船艦，夾水而陣。安都至，乃銜枚夜燒其艦。文育率水軍，安都領步騎登岸結陣。孝頃俄斷後路，安都乃令軍士豎柵，引營漸進，頻致尅獲。孜乃降。孝頃奔歸新吳，請入子爲質，許之。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仍率衆會武昌。與周文育西討王琳，將發。王公以下餞於新林。安都躍馬度橋，人馬俱墜水中。又坐榻內墜於櫓，并時以爲不祥。至武昌，琳將樊猛棄城走。文育亦自豫章至。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因部下交爭，稍不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於城中遙射官軍。安都怒，圍之，未尅。而王琳至，舂口。安都乃釋郢州，悉衆往沌口，以禦之。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官軍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敗，與周文育、徐敬成並爲琳囚。總以一長鑊

明本作豎



繫之置於榻下。令所親宦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下至益城白水浦。安都等甘言許賂。子晉乃僞以小船任榻而釣。夜載安都。文育儆成上岸。入深草。步投官軍。還都自劾。詔並赦之。復其官爵。尋爲丹陽尹。出爲南豫州刺史。令繼周文育攻余季勸。及王琳將曹慶常衆愛等。安都自宮亭湖出松門。躡衆愛後。文育爲熊曇朗所害。安都回取大艦。遇琳將周炅。周協南歸。與戰破之。炅、協、季勸弟季猷率部下四千家欲就王琳。遇炅敗。乃詣安都降。安都又進軍於禽竒洲。破曹慶常衆愛等。焚其船艦。衆愛奔廬山。爲村人所殺。餘衆悉平。還軍至南皖。而武帝崩。安都隨文帝還朝。乃與羣臣議。翼奉文帝時帝謙讓弗敢當。太后又以衡陽王故未肯下令。羣臣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功。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便按劍上殿。白太后出璽。义手解文帝髮。推就喪次。文帝卽位。遷司空。仍授南徐州刺史。給扶。王琳下至柵口。大軍出頓蕪湖。時侯瑱爲大都督。而指麾經略。多出安都。及王琳入齊。安都進軍益城。討琳餘黨。所向皆下。仍別奉中旨。迎衡陽獻王昌。初昌之將入。致書於文帝。辭甚不遜。帝不懌。召安都從容而言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蕃。吾其老焉。安都對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愚臣不敢奉詔。因自迎昌。中流而殺之。以功進爵清遠郡公。自是威名甚重。羣臣無出其右。安都父捍爲始興內史。卒於官。文帝徵安都爲發喪。尋起復本官。贈其父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拜其母爲清遠國太夫人。仍迎赴都。母固求停鄉里。上乃下詔。改桂陽郡之汝城縣爲廬陽郡。分衡州之始興、安遠二郡合三郡爲東衡州。以安都從弟曉爲刺史。安都第三子祕年九歲。上以爲始興內史。並令在鄉侍養。改封安都桂陽郡公。王琳敗後。周兵



明季作  
取立

入據巴湘。安都奉詔西捍。及留異擁據東陽。又奉詔東討。異本謂  
臺軍自錢塘江上。安都乃步由會稽之諸暨。出永康。異大恐。奔桃  
枝嶺。處巖谷間。豎柵以拒守。安都躬自接戰。為流矢所中。血流至  
踝。安都乘輿麾軍容止不變。因其山隴為堰。屬夏潦。水漲。安都引  
船入堰。樓艦與異城等。放拍碎其樓。異與第二子忠臣脫身奔晉  
安。虜其妻子。振旅而歸。加侍中。征北大將軍。仍還本鎮。吏人詣闕  
表請立碑。頌美安都功績。詔許之。自王琳平後。安都勲庸轉大。又  
自以功安社稷。漸驕矜。招聚文武士。騎馭馳騁。或命以詩筆。第其  
高下。以差次賞賜之。文士則褚玠。馬樞。陰鏗。張正。見徐伯陽。劉珊  
祖。孫登。武士則蕭摩訶。裴子烈等。並為之賓。齋內動至千人。部下  
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搦。則奔歸安都。文帝性嚴察。深銜之。安  
都日益驕慢。表啓封訖。有事未盡。乃開封自書之。云。又啓其事。及

平矜。侯景構逆。榮自解還都。征景以顧監衡州。臺城陷後。嶺南互  
相吞併。蘭欽弟前高州刺史裕。攻始興。內史蕭昭基奪其郡。以兄  
欽與顧舊。遣招之。顧不從。謂使曰。高州昆季隆顯。莫非國恩。今應  
赴難。援都豈可自為跋扈。及陳武帝入援都。將至始興。顧乃深自  
結託。裕遣兵攻顧。武帝援之。裕敗。武帝以王懷明為衡州刺史。遷  
顧為始興內史。武帝之討蔡路養。李遷仕也。顧助帝平之。梁元帝  
承制。以始興郡為東衡州。以顧為刺史。封新豐縣伯。侯景平。元帝  
徧問朝宰。使各舉所知。羣臣未對。元帝曰。吾已得一人矣。歐陽顧  
甚公正。本有匡濟才。恐蕭廣州不肯致之。乃授武州刺史。尋授郢  
州。欲令出嶺。蕭勃留之。不獲拜命。尋授衡州刺史。進封始興縣侯。  
時蕭勃在廣州。兵強位重。元帝深患之。遣王琳代為刺史。琳已至  
小桂嶺。勃遣其將孫瑒監州。盡率部下。至始興。避琳兵鋒。顧別據

此  
文



一城不往謁勃。閉門高壘，亦不拒戰。勃怒，遣兵襲頽，盡收其貲財。馬仗尋赦之，還復其所。復與結盟，魏平荊州，頽委質於勃。及勃度嶺出南康，以頽爲前軍都督。周文育破禽之，送於武帝。帝釋而禮之。蕭勃死後，嶺南亂，頽有聲南土，且與武帝有舊，乃授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封始興縣侯。未至嶺，頽子紇已尅始興。及頽至嶺南，皆懾伏，仍進廣州。盡有越地，改授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王琳據有中流，頽自海道及東嶺奉使不絕。永定三年，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文帝卽位，進號征南將軍，改封陽山郡公。初，交州刺史袁曇緩密以金五百兩寄頽，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襲爲，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之知。頽尋爲蕭勃所破，貲財並盡，唯所寄金獨存。曇緩亦尋卒。至是，頽並依信還之。時人莫不歎伏之。時頽合門顯貴，威振南土，又多致銅鼓生口，獻奉珍異。

明未作飲  
明未作擇

侍宴酒酣，或箕踞傾倚，嘗陪樂遊，襖飲。乃白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時？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又啓，便借供張水飾，將載妻妾於御堂歡會。帝雖許其請，甚不釋。明日，安都坐於御坐，賓客居羣臣位，稱觴上壽。初，重雲殿災，安都率將士帶甲入殿，帝甚惡之，自是陰爲之備。又周迪之反，朝望當使安都討之。帝乃使吳明徹討迪，又頻遣臺使案問安都部下，檢括亡叛。安都內不自安。天嘉三年冬，遣其別駕周弘實自託於舍人蔡景歷，并問省中事。景歷錄其狀奏之，稱安都謀反。帝慮其不受，召明年春，乃除安都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自京口還都，部伍入於石頭。帝引安都宴於嘉德殿，又集其部下將帥會於尚書朝堂。於坐收安都囚於西省，又收其將帥，盡奪馬仗而釋之。因出景歷表於朝，乃下詔，暴其罪。明日，於西省賜死。尋有詔，宥其妻子家口。



葬以士禮。初武帝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功伐帝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下而驕於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太建三年宣帝追封安都陳集縣侯子亶爲嗣

歐陽頴字靖世長沙臨湘人也爲郡豪族少質直有思理以言行著於嶺表父喪哀毀甚至家產累積悉讓諸兄廬於麓山寺傍專精習業博通經史年三十其兄逼令從官梁左衛將軍蘭欽少與頴善故頴常隨欽征討欽南征夷獠會陳文徹所獲不可勝計大獻銅鼓累代所無頴預其功還爲直閣將軍欽征交州復啓頴同行欽度嶺而卒頴除臨賀內史啓乞送欽喪還都然後之任時湘衡界五十餘洞不賓敕衡州刺史韋粲討之粲委頴爲都督悉皆

前後委積頴有助軍國大嘉四年薨贈司空諡曰穆子紇嗣紇字奉聖頴有幹略襲父官爵在州十餘年威惠著於百越宣帝以紇久在南服頴疑之太建元年徵爲左衛將軍其部下多勸之反遂舉兵攻衡州刺史錢道戢詔儀同章昭達討禽之送至都伏誅子詢以年幼免

詢即唐  
朝名臣

黃法蕘字仲昭巴山新建人也少勁捷有膽力日步行二百里能距躍三丈頗便書疏閑明簿領出入州郡中爲鄉閭所憚侯景之亂於鄉里合徒衆太守賀詡下江州法蕘監知郡事陳武帝將踰嶺入援建鄴李遷仕作梗中途武帝命周文育屯西昌法蕘遣兵助文育時法蕘出頓新淦縣景遣行臺于慶來襲新淦法蕘敗之梁元帝承制授交州刺史資領新淦縣令封巴山縣子敬帝卽位改封新建縣侯太平元年割江西四郡置高州以法蕘爲刺史鎮



巴山蕭勃歐陽顛來攻法氈破之永定三年王琳遣李季欽樊猛  
余季頊攻周迪且謀取法氈法氈援迪禽季頊等三將以功授平  
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熊曇朗於金口害周文育法氈其周迪討  
平之天嘉三年周迪反法氈與吳明徹討平迪法氈功居多廢帝  
卽位進爵爲公太建五年大舉北侵法氈爲都督出歷陽於是爲  
拋車及步艦豎拍以逼之砲加其樓堞尅之盡誅其戍卒進兵合  
肥望旗降款法氈禁侵掠躬自勞撫而與之盟並放還北以功加  
侍中改封義陽郡公七年爲豫州刺史鎮壽陽薨贈司空謚曰威  
子玩嗣

明于作證

淳于量字思明其先濟北人也世居建鄴父文成仕梁爲將帥位  
梁州刺史量少善自居處偉姿容有幹略便弓馬梁元帝爲荊州  
刺史文成分量人馬令往事焉以軍功封廣晉縣男侯景之亂梁  
元帝凡遣五軍入援臺量預其一臺城陷量還荊州元帝承制以  
爲巴州刺史侯景西上攻巴州元帝使都督王僧辯入據巴陵量  
與僧辯并力拒景大敗之禽其將任約進攻郢州獲宋子仙仍隨  
僧辯平侯景封謝沐縣侯尋出爲都督桂陽刺史及魏尅荊州量  
保桂州王琳擁割湘郢累遣召量量外雖與琳往來而別遣使歸  
陳武帝武帝受禪進位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嘉五年徵  
爲中撫軍大將軍量所部將率多戀本土並欲逃入山谷不願入  
朝文帝使湘州刺史華皎征衡州且以兵迎量太康元年至都以  
在道淹留爲有司奏免儀同餘如故華皎構逆以量爲征南大將  
軍西討大都督總率大艦自郢州樊浦拒之皎平并降周將長湖  
公元定等以功授侍中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封醴陵縣  
公未拜出爲南徐州刺史大建元年進號征北大將軍給扶三年



就江陰王蕭季卿買梁陵中樹季卿坐免量免侍中尋復侍中吳明徹之北侵也量讚成其事又遣第六子岑率所領從軍淮南尅定量改封始安郡公及周獲吳明徹乃以量爲都督水陸諸軍事車騎將軍都督南兗州刺史十四年薨贈司空

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也性倜儻輕財尚氣少時遇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梁大同中昭達爲東宮直後因醉墮馬鬢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率鄉人援臺爲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臺城陷昭達還鄉里與陳文帝游因結君臣分侯景平文帝爲吳興太守昭達杖策來謁文帝見之大喜因委以將帥恩寵超於儕等陳武帝謀討王僧辯令文帝還長城招聚兵衆以備杜龕頻使昭達往京口稟承計畫僧辯誅後杜龕遣其將杜泰來攻長城昭

達因從文帝進軍吳興以討龕龕平又從討張彪於會稽克之其功除定州刺史時留異擁據東陽武帝患之乃使昭達爲長山令居其心腹天嘉元年追論長城功封欣樂縣侯尋隨侯安都拒王琳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流而進先鋒發拍中賊艦王琳平昭達策勲第一二年除都督郢州刺史周迪據臨川反詔昭達便道征之迪敗走徵爲護軍將軍改封邵武縣侯四年陳寶應納周迪共寇臨川又以昭達爲都督討迪迪走昭達乃踰嶺討陳寶應與戰不利因據上流爲筏施拍其上壞其水柵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大舍戰會文帝遣余季頃出自海道適至因并力乘之遂定閩中盡禽留異寶應以功授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文帝嘗夢昭達升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宴酒酣顧昭達曰卿憶夢不何以償夢昭達對曰當効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尋出爲都



遣使  
進號  
詔

督江州刺史廢帝即位改封邵陵郡公華皎之反其移文並假以昭達為辭又頗招之昭達盡執其使送都秩滿徵為中撫大將軍宣帝即位車騎大將軍以還朝遲留為有司所劾降號車騎將軍歐陽紇據嶺南反詔昭達都督眾軍征之紇聞昭達奄至乃出頓涇口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於水柵之外用邊舟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人銜刀潛行水中以斫竹籠籠筏皆解因縱大艦突之大敗紇禽之送都廣州平進位司空大建二年征江陵時梁明帝與周軍大蓄舟艦於青泥中昭達分遣偏將錢道戢程文季乘輕舟焚之周又於峽口南岸築壘名安蜀城於江上橫引大索編葦為橋以度軍糧昭達乃命軍士為長戟施樓船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絕因縱兵攻其城降之三年於軍中病薨贈大將軍昭達性嚴刻每奉命出征必晝夜倍道然其所勉必推功將帥廚膳飲食並同羣下將士亦以此附之每飲會必盛設女妓雜樂備羌胡之聲音律姿容並一時之妙雖臨敵弗之廢也四年配享文帝廟庭子大寶襲邵陵郡公位豐州刺史在川貪縱百姓怨酷後主以太僕卿李暈代之乃襲殺暈而反被禽梟首朱雀航夷三族

吳明徹字通炤秦郡人也父樹梁右軍將軍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修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哭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詒已及往如言秋而大獲足充葬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應明徹即樹之小子也及侯景寇都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鄰里飢餒乃白諸兄曰今人不圖久奈



何不與鄉里共此。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羣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陳武帝鎮京口。深相要結。明徹乃詣武帝。帝爲之降階。執手卽席。明徹亦微涉書史。經傳就汝南周弘正學天文。孤虛遁甲。略通其術。頗以英雄自許。武帝亦深竒之。及受禪。授安南將軍。與侯安都。周文育。將兵討王琳。及衆軍敗沒。明徹自拔還都。文帝卽位。以本官加右衛將軍。及周迪反。詔以明徹爲江州刺史。領豫章太守。總衆軍。以討迪。明徹雅性剛直。統內不甚和。文帝聞之。遣安成王瑱代明徹。令以本號還朝。天嘉五年。遷吳興太守。及引辭之郡。帝謂曰。吳興雖郡。帝鄉之重。故以相授。廢帝卽位。授領軍將軍。尋遷丹陽尹。仍詔以甲仗四十人。出入殿省。到仲舉之矯令出。宣帝也。毛喜知其詐。宣帝懼。遣喜與明徹籌焉。明徹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闕。殿下親實。周召德冠。伊霍願留中深計。慎勿致疑。及湘州刺史華皎。陰有異志。詔授明徹都督湘州刺史。仍與征南大將軍淳于量等討皎。皎平。授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太建五年。朝議北征。公卿互有異同。明徹決策請行。詔加侍中都督。征討諸軍事。總衆軍十餘萬。發都緣江城鎮。相續降款。軍至秦郡。齊大將軍尉破胡將兵爲援。破走之。秦郡降。宣帝以秦郡明徹舊邑。詔具太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儀甚盛。鄉里榮之。進尅仁州。授征北大將軍。進封南平郡公。進逼壽陽。齊遣王琳拒守。明徹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修攻具。又過肥水。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軍咸曰。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胄。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禽王琳等。送建鄴。



景和懼而遁走。詔以為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增封并前三千五百戶。遣謁者蕭淳就壽陽授策。明徹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六年。自壽陽入朝。輿駕幸其第。賜鐘磬一部。七年。進攻彭城。軍至呂梁。又大破齊軍。八年。進位司空。給大都督鈇鉞龍麾。尋授都督南兗州刺史。及周滅齊。宣帝將事徐兗。九年。詔明徹北侵。令其世子慧覺攝行州事。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眾拒戰。明徹頻破之。仍進清水。以灌其城。攻之甚急。環列舟艦於城下。周遣上大將軍王軌救之。軌輕行。自清水入灌口。橫流墮木。以鐵鎖貫車輪。遏斷船路。諸將聞之。甚恐。議欲破堰。拔軍以舫載馬。馬明戍裴子烈曰。君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豈可得乎。不如前遣馬出適。會明徹苦背疾。甚篤。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蕭摩訶帥馬軍數千。前還明徹。仍自決其堰。乘水力以退。

軍及至清口。水力微。舟艦並不得度。眾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周封懷德郡公。位大將軍。以憂遘疾。卒於長安。後故吏盜其柩歸。至德元年。詔追封邵陵侯。以其息慧覺嗣。裴子烈字大士。河東聞喜人。梁賁外散騎常侍琦一作琦之子。少孤。有志氣。以驍勇聞。位北譙

太守岳陽內史。封海安伯。

論曰。古人云。知臣莫若君。書曰。知人則哲。觀夫陳武論將。而周侯遇禍。有以知斯言之非妄矣。若不然者。亦何以驅駕雄傑。而創基撥亂者乎。故瑱。頡。並自奔。囚。翻。同有亂。斃。量望風景。附。自等誠臣。良有以也。昭達。勤王之略。遠符耿弇。行已之方。頗同吳漢。既眇而貴。亦黜而王。吉凶之算。豈人事也。明徹屬運否之期。當闢土之任。才非韓白。識暗孫吳。知進而不知止。知得而不知喪。犯斯不遜。師亡國盛。宜其哉。

昭和十八年十月二日午時三時降也







徐世譜

周敷

荀朗

周昊

魯悉達

字廣達

蕭摩訶

二世廉

任忠

前名靈奴

樊毅

弟猛

胡穎字方秀吳興人也偉姿容性寬厚梁末陳武帝在廣州穎深自結託從克元景仲平蔡路養李遷仕皆有功武帝進軍頓西昌以穎為巴丘令鎮大臯督糧運下至豫章以穎監豫章郡武帝率眾與王僧辯會白茅灣同討侯景以穎知留府事梁承聖初元帝

授穎羅州刺史封漢陽縣侯尋除豫章內史隨武帝鎮京口齊遣郭元建出東關武帝令穎率府內驍勇隨侯瑱於東關大破之後從武帝襲王僧辯又隨周文育於吳興討杜龕武帝受禪兼左衛將軍天嘉元年除散騎常侍吳興太守卒官謚曰壯二年配享武帝廟庭子六同嗣

徐度字季節安陸人也少儻不拘小節及長姿貌瓌偉嗜酒好博恒使僮僕屠酤為事初從梁始興內史蕭介征諸山洞以驍勇聞陳武帝在交阯乃委質焉侯景之亂武帝尅廣州平蔡養路破李遷仕計畫多出於度侯景平後追錄前後戰功封廣德縣侯武帝鎮朱方除蘭陵太守武帝遣衡陽獻王往荊州度率所領從焉江陵覆亡間行東歸武帝東討杜龕奉敬帝幸京口以度領宿衛并知留府事徐嗣徽任約等來寇武帝與敬帝還都時賊已據石



頭使度頓軍於冶城寺。明年嗣徽等又引齊寇濟江。度隨衆軍破之於北郊壇。以功除郢州刺史兼領吳興太守。文帝卽位累遷侍中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天嘉元年以下王琳功改封湘東郡公及太尉侯瑱薨於湘州以度代瑱爲都督湘州刺史秩滿復爲侍中中軍大將軍。文帝崩度預顧命許以甲仗五十八入殿省廢帝卽位進位司空薨贈太尉諡曰忠肅。太建四年配享武帝廟庭。子敬成嗣。

敬成幼聰慧好讀書起家著作佐郎。永定元年領度所部士卒隨周文育侯安都征王琳於沌口敗績爲琳所繫。二年隨文育安都得歸。父度爲吳郡太守以敬成監郡。尤六元年爲巴州刺史尋領水軍隨吳明徹平華皎。太建二年以父愛去職尋起爲南豫州刺史襲爵湘東郡公。五年除吳興太守隨都督吳明徹北討出秦郡。

弗敢出自繁梁湖下淮。尅淮陰山陽鹽城三郡仍進尅鬱州進號壯武將軍鎮胸山。坐於軍中輒科訂并誅新附者免官。尋除安州刺史鎮宿豫。卒諡曰思子敬嗣。

杜稜字雄盛吳郡錢唐人也。少落泊不爲時知。頗涉書傳游嶺南事梁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映映卒從陳武帝平蔡路養李遷仕皆有功。梁元帝承制授石州刺史上陌縣侯。侯景平後武帝鎮朱方以稜監義興琅邪二郡。武帝謀誅王僧辯引稜與侯安都等共議稜難之。武帝懼其泄已乃以手巾絞稜悶絕於地。因閉於別室軍發召與同行及僧辯平後武帝東征杜龕等留稜與安都居守徐嗣徽任約引齊師濟江攻臺城安都與稜隨方抗拒未嘗解帶賊平以功除右衛將軍丹陽尹。永定元年位侍中中領軍。武帝崩



文帝在南皖時內無嫡嗣外有強敵侯瑱侯安都徐慶等並在軍  
由朝廷宿將唯稜在都獨與禁兵乃與蔡景歷等祕不發喪奉迎  
文帝文帝即位遷領軍將軍以預建立功改封永城縣侯位丹陽  
尹廢帝即位加特進侍中光大元年解尹量置佐史給扶太建元  
年出為吳興太守二年徵為侍中尋加特進護軍將軍三年以公  
事免侍中護軍四年復為侍中右光祿大夫將軍佐史扶並如故  
稜歷事三帝並見恩寵末年不預征役優游都下頃之卒於官贈  
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成配享武帝廟庭子安世嗣

周鐵武不知何許人也語音儉重膂力過人便馬禦事梁河東王  
蕭譽以勇敢聞譽為湘州以為臨蒸令侯景之亂梁元帝遣世子  
方等伐譽譽拒戰大捷方等死鐵武功最及王僧辯討譽於陣獲  
之將烹焉鐵武呼曰侯景未滅奈何殺壯士僧辯奇其言宥之還

其麾下及侯景南上鐵武從僧辯寇任約獲宋子仙每戰有功元  
帝承制授潼州刺史封沌陽縣子又從僧辯定建鄴降謝答仁平  
陸納於湘州錄前後功進爵為侯陳武帝誅僧辯鐵武率所部降  
因復其本職徐嗣徽引齊寇度江鐵武破其水軍嗣徽平遷太子  
左衛率尋隨周文育拒蕭勃文育命鐵武偏軍襲勃禽勃前軍歐  
陽顛又隨文育西征王琳於沌口敗績與文育侯安都竝為琳所  
禽琳見諸將與語唯鐵武辭氣不屈故琳盡宥文育之徒獨鐵武  
見害贈侍中護軍天嘉三年文帝又詔配食武帝廟庭子瑜嗣  
程靈洗字玄滌新安海寧人也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二百里便騎  
善遊素為鄉里畏伏侯景之亂據黟歙聚徒以拒景景軍據有新  
安新安太守湘西鄉侯蕭隱奔依靈洗靈洗奉以主盟梁元帝授  
靈洗譙州刺史資領新安太守封巴丘縣侯後助王僧辯鎮防及



武帝誅僧辯。靈洗率所領來援。其夜力戰於石頭西門。武帝軍不利。遣使招諭。久之乃降。帝深義之。授蘭陵太守。仍助防京口。及平徐嗣徽。靈洗有功。除南丹陽太守。封遂安縣侯。後隨周文育西討。王琳軍敗。爲琳所拘。尋與侯安都等逃歸。累遷太子左衛率。武帝崩。王琳前軍東下。靈洗於南陵破之。虜其兵士。并獲青龍十餘乘。以功授都督南豫州刺史。侯瑱等敗王琳於柵口。靈洗逐北。據有魯山。徵爲左衛將軍。天嘉四年。周迪重寇臨川。以靈洗爲都督。自鄱陽別道擊之。迪又走山谷間。遷中護軍。出爲都督郢州刺史。廢帝卽位。進號雲麾將軍。華皎之反。遣使招靈洗。靈洗斬皎使以聞。朝廷深嘉其忠。因推心待之。使其子女季領水軍助防。時周將元定率步騎二萬助皎圍靈洗。靈洗嬰城固守。及皎敗。乃出軍躡定。定不獲濟江。以其衆降。因進攻。尅周沔州。禽其刺史裴寬。以功改封重安縣公。靈洗性嚴急。御下甚苛刻。士卒有罪。必以軍法誅之。號令分明。與士卒同甘苦。衆亦以此德之。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於水陸所宜。刈穫早晚。雖老農不能及也。妓妾無遊手。竝督之。紡績。至於散用貲財。亦弗儉吝。卒贈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壯。大建四年。配享武帝廟庭。子文季嗣。

文季字少卿。幼習騎射。多幹略。果決有父風。靈洗與周文育侯安都等敗於沌口。爲王琳所執。武帝召陷賊諸子弟。厚遇之。文季最有禮容。深見賞。文帝嗣位。除宣惠始興王府限內中直兵參軍。累遷臨海太守。後乘金翅助父鎮郢城。華皎平。靈洗及文季竝有扞禦之功。及靈洗卒。文季盡領其衆。起爲超武將軍。仍助防郢州。文季性至孝。雖軍旅奪禮。而毀瘠甚至。服闋。襲封重安縣公。隨都督章昭達率軍往荊州。征梁梁人與周軍多造舟艦。置於青泥水。



中昭達遣文季其錢道戢盡焚其舟艦既而周兵大出文季僅以身免以功加通直散騎常侍太建五年都督吳明徹北討至秦郡秦郡前江浦通涂水齊人竝下大柱爲杙柵水中文季乃前領驍勇拔開其柵明徹率大軍自後而至攻尅秦郡又別遣文季攻涇州屠其城進拔盱台仍隨明徹圍壽陽文季臨事謹飭御下嚴整前後所克城壘率皆迮水爲堰土木之功動踰數萬置陣役人文季必先於諸將夜則早起迄暮不休軍中莫不服其勤幹每戰爲前鋒齊軍深憚之謂爲程彪以功除散騎常侍帶新安內史累遷北徐州刺史加都督後隨明徹北侵軍敗爲周所囚仍授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自周逃歸至潁陽爲邊吏執送長安死於獄是時既與周絕不之知至德元年後主知之贈散騎常侍又詔傷其廢絕封重安縣侯以手響襲封

沈恪字子恭吳與武康人也深沈有幹局梁新渝侯蕭映之爲廣州兼映府中兵參軍陳武帝與恪同郡情好甚昵蕭映卒後武帝南討李賁仍遣妻子附恪還鄉尋補東宮直後以嶺南勲除員外散騎侍郎仍令總集宗從子弟侯景圍臺城起東西二土山以逼城城內亦作土山應之恪爲東土山主晝夜拒戰以功封東興侯及城陷間行歸鄉武帝討景遣使報恪恪於東起兵相應賊平後授都軍副及武帝謀討王僧辯恪預其事武帝使文帝還長城立柵備杜龕使恪還武康招集兵衆及僧辯誅龕果遣副將杜泰襲文帝於長城恪時已出縣誅龕黨與武帝尋遣周文育來援長城文育至泰乃走及龕平文帝襲東揚州刺史張彪以恪監吳興郡武帝受禪時恪自吳興入朝武帝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令勒兵入因衛敬帝如別宮恪排闥入見武帝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



家來今日不忍見此事分受死耳決不奉命武帝嘉其意不復逼更以盪王王僧志代之帝踐祚除吳興太守永定三年除散騎常侍會稽太守歷事文帝及廢帝累遷護軍將軍至宣帝即位除平越中郎將都督廣州刺史恪未至嶺前刺史歐陽紇舉兵拒嶮不得進朝廷遣司空章昭達討平紇乃得入州兵荒之後所在殘毀恪綏懷安輯被以恩惠嶺表賴之後王卽位爲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諡曰光子法興嗣

陸子隆字興世吳郡人也祖敞之梁嘉興令父俊封氏令子隆少慷慨有志功名侯景之亂於鄉里聚徒時張彪爲吳郡太守引爲將帥仍隨彪徙鎮會稽及文帝討彪彪將沈泰吳寶真申縉等皆降而子隆力戰敗績文帝義之復使領其部曲文帝嗣位子隆領甲仗宿衛封益陽縣子累遷廬陵太守周迪據臨川反子隆

居吳陳  
書作  
治二少

隨章昭達討迪迪退走因隨昭達討陳寶應晉安平子隆功最遷武州刺史改封朝陽縣伯華皎據湘州反以子隆居其心腹皎深患之頻遣使招子隆不從攻又不尅及皎敗於郢州子隆出兵襲其後因與大軍相會進爵爲侯尋遷都督荊州刺史荊州新置居公安城池未固子隆修立城郭綏集夷夏甚得人和號爲稱職吏人詣闕求立碑頌美功績詔許之卒諡威子之武嗣之武年十六領其舊軍後爲弘農太守乃隸吳明徹於呂梁軍敗逃歸爲人所害子隆弟子才亦有幹略從子隆征討有功除始平太守封始康縣子卒於信州刺史

錢道戢字子韜吳興長城人也父景深梁漢壽令道戢少以孝行著聞及長頗有材幹陳武帝微時以從妹妻焉武帝輔政道戢隨文帝平張彪於會稽以功拜東徐州刺史封永安縣侯天嘉元年

明平嘉



為臨海太守侯安都之討留異道戢帥軍出松陽以斷其後異平以功拜都督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後與章昭達討歐陽紇紇平除左衛將軍太建二年又隨昭達征江陵以功加散騎常侍後為都督鄧州刺史與儀同黃法氈攻下歷陽因以道戢鎮之卒官謚曰肅子邈嗣

明本亦脫之字

路文牙字旗門吳興臨安人也父裕梁鄱陽嗣王中兵參軍事牙年十二宗人有善相者云此郎容貌非常必將遠致梁太清末陳文帝避地臨安文牙母陳觀帝儀表知非常人賓待甚厚及帝為吳興太守引文牙為將帥從平杜龕張彪勇冠眾軍文帝即位封臨安縣侯位越州刺史初文牙母卒時兵革至是始葬詔贈臨安國太夫人謚曰恭太建八年文牙累遷散騎常侍入直殿省十年受豐州刺史至德二年卒贈廣州刺史子義嗣

明本亦脫之字

孫瑒字德璉吳郡吳人也父修道梁中散大夫以雅素知名瑒少倜儻好謀略博涉經史尤便書翰仕梁為邵陵王中兵參軍事太清之難授假節宣猛將軍軍主王僧辯之討侯景也王琳為前軍琳與瑒親姪乃表薦為宜都太守後以軍功封富陽侯敬帝立累遷巴州刺史及陳武帝受禪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於郢州徵瑒為少府卿仍徙都督郢州刺史總留府之任周遣大將軍史寧乘虛攻之瑒兵不滿千人乘城拒守周兵不能尅及王琳乘勝而進周兵乃解瑒於是盡有中流之地既而遣使奉表歸陳天嘉元年授湘州刺史封定襄縣侯瑒懷不自安乃固請入朝徵為侍中領軍將軍未拜文帝謂曰昔朱買臣願為本郡卿豈有意授乎改授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秩滿徵拜散騎常侍中護軍及留異反據東陽詔瑒督舟師進討異平遷鎮右將軍頃之出為建安太守太



建四年為都督荊州刺史出鎮公安為鄰境所憚居職六年以公  
事免及吳明徹軍敗呂梁詔授都督緣江水陸諸軍事尋授都督  
郢州刺史十二年坐疆場交通抵罪後主嗣位復爵邑歷位度支  
尚書侍中祠部尚書後主頻幸其宅賦詩述勲德之美遷五兵尚  
書領左軍將軍侍中即故祖明元年卒官諡曰桓瑒事親以孝聞  
於諸弟甚篤睦性通泰有財散之親友居家頗失於侈家庭穿築  
極林泉之致歌鍾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及出鎮郢  
州乃合十餘船為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竝  
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常於山齋設講肆集玄儒之  
士冬夏資奉為學者所稱而處已率易不以名位驕物時興皇寺  
朗法師該通釋典每造講筵時有抗論法侶莫不傾心又巧思  
過人為起都尚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有鑿識男女婚姻皆擇素  
貴及卒尚書令江總為之銘誌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戶尚  
書蔡徵就宅宣敕鑄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  
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靈多功臣未勒此意  
如何時論以為榮瑒二十一子第二子訓頗知名位高唐太守陳  
亡人隋

明季作艇

徐世譜字典宗巴東魚復人也世居荊州為主帥征伐蠻蜒至世  
譜尤勇敢有旅力善水戰梁元帝之為荊州刺史世譜將領鄉人  
事焉侯景之亂因預征討累遷至員外散騎常侍尋領水軍從司  
徒陸法和與景戰於赤亭湖將景軍甚盛世譜乃別造樓船拍艦  
火舫水車以益軍勢將戰又乘大艦居前大敗景軍禽景將任約  
景退走因隨王僧辯攻郢州世譜復乘大艦臨其倉門賊將朱子  
仙據城降以功除信州刺史封魚復縣侯仍隨僧辯東下恒為軍



南史六十七  
鋒景平以衡州刺史資領河東太守西魏攻荆門世譜鎮馬頭岸  
據有龍洲元帝授侍中都督江南諸軍事鎮南將軍護軍將軍魏  
尅江陵世譜東下依侯瑱紹泰元年徵爲侍中左衛將軍陳武帝  
之拒王琳其水戰之具悉委世譜世譜性機巧諳解舊法所造器  
械竝隨機損益妙思出人永定二年遷護軍將軍文帝卽位歷特  
進右光祿大夫以疾失明謝病不朝卒諡曰桓

周敷字仲遠臨川人也爲郡豪族敷形貌眇小如不勝衣膽力勁  
果超出時輩性豪俠輕財重士鄉黨少年任氣者咸歸之侯景之  
亂鄉人周續合衆以討賊爲事梁內史始興蕃王蕭毅以郡讓續  
續所部有欲侵掠毅者敷擁護之親率其黨捍送至豫章時梁觀  
寧侯蕭永長樂侯蕭基豐城侯蕭泰避難流寓聞敷信義皆往依  
之敷恐其危懼屈體崇敬厚加給卹送之西上俄而續部下將帥

軋

爭權殺續以降周迪迪素無簿閭又失衆心倚敷族望深求交結  
敷未能自固事迪甚恭迪大憑杖之迪據臨川之工塘敷鎮臨川  
故郡侯景平梁元帝授敷寧州刺史封西豐縣侯陳武帝受禪王  
琳據有上流余季頊與琳黨李季欽等共圍周迪敷助於迪迪禽  
季頊等敷功最多熊曇朗之殺周文育據豫章將兵襲敷敷大破  
之曇朗走巴山郡敷因與周迪黃法等進兵屠之王琳平授散  
騎常侍豫章太守時南江酋帥竝顧戀巢窟唯敷獨先入朝天  
嘉二年詣闕進號安西將軍令遷鎮豫章周迪以敷素出巴下超  
致顯達深不平乃舉兵反遣弟方興襲敷敷大破之仍從都督吳  
明徹攻破迪禽方興再遷都督南豫州刺史迪又收餘衆襲東興  
文帝遣都督章昭達征迪敷又從軍至定川縣與迪相對迪給敷  
求還朝欲立盟敷許之方登壇爲迪所害諡曰脫子智安嗣位季



太僕卿

荀朗字深明。潁川潁陰人也。祖延祖。梁潁川太守。父伯通。衛尉卿。朗少慷慨。有將帥大略。侯景之亂。據巢湖。無所屬。臺城陷沒後。梁簡文帝密詔授朗豫州刺史。令與外蕃討景。景使儀同朱子仙任約等。頻征之。不能尅。時都下饑。朗更招致部曲。衆至數萬。侯景敗於巴陵。朗截破其後軍。景平後。又別破之。將郭元建於踟躕山。及魏尅荊州。陳武帝入輔齊。遣蕭軌。東方老等來寇。據石頭。朗自宣城來赴。與侯安都等大破之。武帝受禪。賜爵興寧縣侯。以朗兄昂為左衛將軍。弟晷為太子右衛率。武帝崩。宣太后與舍人蔡景歷。祕不發喪。朗弟曉在都。微知之。謀率其家兵襲臺。事覺。景歷殺曉。仍繫其兄弟。文帝卽位。竝釋之。因厚撫朗。令與侯安都等拒王琳。琳平。遷都督合州刺史。卒。謚曰壯子。法尚嗣。法尚少倣一作儻。有文

明本作齊

武幹略。禎。明中為都督郢州刺史。及隋軍濟江。法尚降。入隋。歷邵觀。綿。豐。四州刺史。巴東。敦煌。二郡太守。

周昺字文昭。汝南安成人也。祖強。齊梁州刺史。父靈起。梁廬。桂。二州刺史。係城縣侯。昺少豪俠。任氣。有將帥才。梁太清元年。為弋陽太守。侯景之亂。元帝承制。改授西陽太守。封西陵縣伯。以軍功累遷都督江州刺史。進為侯。陳武帝踐祚。王琳擁據上流。昺以州從之。後為侯安都所禽。送都。文帝釋之。授定州刺史。帶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太建五年。為都督安州刺史。改封龍源縣侯。其年隨都督吳明徹北討。所向尅捷。一月之中。獲十二城。敗齊尚書左丞陸騫軍。進攻巴州。尅之。於是江北諸城。及穀陽土人。竝誅其渠帥。以城降。進號和戎將軍。仍敕追昺入朝。後梁定州刺史田龍昇。以城降。詔以為定州刺史。封赤亭王。及昺入朝。龍昇以江北六州七鎮叛。



明未作  
討

入於齊。齊遣歷陽王高景安應之。於是令吳為江北道大都督，總  
統眾軍，以討龍昇，斬之。盡復江北之地。進號平北將軍，卒於官。贈  
司州刺史，改封武昌郡公。謚曰壯。

報  
那字

魯悉達，字志通，扶風郿人也。祖斐，齊衡州刺史、陽塘侯。父益之，梁  
雲麾將軍、新蔡、義陽二郡太守。悉達幼以孝聞。侯景之亂，糾合鄉  
人保新蔡，力田蓄穀。時兵荒，都下及上川餓死者十八九，有得存  
者皆攜老幼以歸焉。悉達所濟活者甚眾，招集晉熙等五部，盡有  
其地。使其弟廣達領兵隨王僧辯討平侯景。梁元帝授北江州刺  
史。敬帝即位，王琳據有上流，留異、余季瑛、周迪等所在蜂起。悉達  
撫綏五郡，甚得人和。琳授悉達鎮北將軍，陳武帝亦遣趙知禮授  
征西將軍、江州刺史。悉達兩受之，遷延顧望。武帝遣安西將軍沈  
泰潛師襲之，不能克。齊遣行臺慕容紹宗來攻鬱口諸鎮。悉達與

戰，大敗齊軍。紹宗僅以身免。王琳欲圖東下，以悉達制其中流，遣  
使招誘。悉達終不從。琳不得下，乃連結於齊。齊遣清河王高岳助  
之。會裨將梅天養等懼罪，乃引齊軍入城。悉達勒麾下數千人濟  
江而歸。武帝見之，喜曰：「來何遲也！」授北江州刺史、彭澤縣侯。悉  
達雖杖氣任俠，不以富貴驕人，雅好詞賦，招禮賢士，與之賞會。文  
帝即位，遷吳州刺史。遭母憂，哀毀過禮，因遘疾卒。謚孝侯。子覽嗣。  
弟廣達。

廣達字徧覽，少慷慨，志立功名，虛心愛士，賓客自遠而至。時江表  
將帥各領部曲，動以千數，而魯氏尤為多。仕梁為平南、當陽、公府  
中兵參軍。侯景之亂，與兄悉達聚眾，保新蔡。梁元帝承制授晉州  
刺史。王僧辯之討侯景，廣達出境候接，資奉軍儲。僧辯謂沈炯曰：  
「魯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主人，仍率眾隨僧辯。」景平，加員外散騎常



侍陳武受禪授東海太守後代兄悉達爲吳州刺史封中宿縣侯  
光大元年遷南豫州刺史華皎稱兵上流詔司空淳于量進討軍  
至夏口見皎舟師強盛莫敢進廣達首率驍勇直衝賊軍廣達墮  
水沈溺久之因救獲免皎平授巴州刺史太建初與儀同章昭達  
入峽口招定安蜀等諸州鎮時周圖江左大造舟艦於蜀并運糧  
青泥廣達與錢道戢等將兵掩襲縱火焚之仍還本鎮廣達爲政  
簡要推誠任下吏人便之及秩滿皆詣闕表請於是詔申二年衆  
軍北伐略淮南舊地廣達與齊軍會於大岷大破之斬其數城王  
張元範進尅北徐州仍授北徐州刺史十年授都督合州刺史十  
一年周將梁士彥圍壽春詔遣中領軍樊毅左衛將軍任忠等分  
部趣陽平秦郡廣達率衆入淮爲犄角以擊之周軍攻陷豫霍二  
州南北充晉等各自拔諸將竝無功盡失淮南之地廣達因免官  
以侯還第十一年與南豫州刺史樊毅北討尅郭默城尋授平西  
將軍都督郢州以上七州諸軍事頓兵江夏周安州總管元景征  
江外廣達命偏師擊走之至德二年爲侍中改封綏越郡公尋爲  
中領軍及賀若弼進軍鍾山廣達於白土岡置陣與弼旗鼓相對  
廣達躬擐甲胄手執桴鼓率勵敢死而進隋軍退走如是者數四  
及弼乘勝至宮城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會日暮乃  
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  
泣歔歔於是就執禎明三年依例入隋廣達追愴本朝淪覆遭疾  
不瘳尋以憤慨卒尚書令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其棺頭爲詩  
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又製廣達  
墓銘述其忠槩初隋將韓擒之濟江廣達長子世貞在新蔡乃與  
其弟世雄及所部奔擒擒遣使致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兵都下乃



自劾廷尉請罪。後主謂曰：世貞雖異路中大夫，公國之重臣，吾所恃賴，豈得自同嫌疑之間乎？加賜黃金，即日還營。廣達有隊主楊季辯，時從廣達在軍中，力戰陷陣，其子亦隨季辯揮刀殺隋兵十餘人，力窮父子俱死。

蕭摩訶，字元胤，蘭陵人也。父諒，梁始興郡丞。摩訶隨父之郡，年數歲而父卒。其姊夫蔡路養時在南康，乃收養之，稍長，果毅有勇力。侯景之亂，陳武帝赴援建鄴，路養起兵拒武帝。摩訶時年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及路養敗，摩訶歸侯安都，常從征討安都。遇之甚厚。及任約、徐嗣徽引齊兵為寇，武帝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鍾山龍尾及北郊壇。安都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稍解去。安都乃免。以平留異、歐陽紇功，累遷巴山太守。

西域胡  
矢於弓

大將尉破胡等率眾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隄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眾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得識其形狀。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絳衣，樺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仍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遙擲銃，銳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師退走，以功封廉平縣伯。尋進為侯位。太僕卿。又隨明徹進圍宿豫，擊走齊將王康德，以功除晉熙太守。九年，明徹進軍呂梁，與齊大戰。摩訶率七騎先入，手奪齊軍大旗，齊眾大潰，以功授譙州刺史。及周武帝滅齊，遣其將宇文忻爭呂梁。



忻時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二騎深入周軍，從橫奮擊，斬馘甚衆。及周遣大將王軌來赴，結長圍，連鑊於呂梁下流，斷大軍還路。摩訶謂明徹曰：「聞軌始鑊下流，其兩頭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彼城若立，則吾屬虜矣。」明徹奮髯曰：「寡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旬之中，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摩訶又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爲耻。願公率步卒乘馬輿徐行，摩訶驅馳前後，必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弟計乃良圖也。然老夫受職專征，今被圍逼，慙實無地。且步軍既多，吾爲總督，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行。弟馬軍宜須在前。」摩訶因夜發，選精騎八千，率先衝突。自後衆騎繼焉。比旦，達淮南。宣帝徵還，授右衛將軍。及宣帝崩，始興王叔陵於殿內手刃後主，遂奔東府城。摩訶入受敕，乃率馬步數百趣東府城，斬之以功。

賜尾

授車騎大將軍，封綬建郡公。叔陵素所蓄聚金帛，累巨萬。後主悉以賜之，改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舊制三公黃閣聽事，置鴟尾。後主特詔摩訶開黃閣門，施行馬聽事寢堂，竝置鴟尾。仍以其女爲皇太子妃。會隋總管賀若弼鎮廣陵，後主委摩訶禦之。授南徐州刺史。禎明三年，元會徵摩訶還朝。弼乘虛濟江，襲京口。摩訶請率兵逆戰，後主不許。及弼進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必尅。又不許。及將出戰，後主謂曰：「公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後主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充賞賜。令中領軍魯廣達、陳兵白土岡，居衆軍南鎮東。大將軍任忠次之，護軍將軍樊毅、都官尚書孔範又次之。摩訶軍最居北，衆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弼初謂未戰，將輕騎登山，望見衆軍，因馳下置陣。後主通於摩訶之妻，故摩訶



雖領勁兵八千。初無戰意。唯魯廣達出端。以其徒力戰。賀若弼及所部行軍七總管楊牙韓洪。員明黃昕張默言達奚隆張辯等。甲士凡八千。各各勒陣以待之。弼躬當魯廣達麾下。戰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縱煙以自隱。窘而復振。陳兵得人。頭皆走。獻後主求賞金銀。弼更趣孔範。範兵暫交。便敗走。陳軍盡潰。死者五千人。諸門衛皆走。黃昕馳燒北掖門而入。員明禽摩訶。以送弼。弼以刀臨頸。詞色不撓。乃釋而禮之。及城平。弼置後主於德教殿。令兵衛守。摩訶請弼曰。今為囚虜。命在斯須。願一見舊主。死無所恨。弼哀而許之。入見後主。俯伏號泣。仍於舊厨取食進之。辭訣而出。守衛者皆不能仰視。隋文帝聞摩訶抗答賀若弼曰。壯士也。此亦人之所難。入隋授開府儀司三司。尋從漢王諒詣并州。同諒作逆。伏誅。年七十二。摩訶訥於言。恂恂長者。至於臨戎對寇。志氣奮發。所向無前。年未弱冠。隨侯安都在京口。性好獵。無日不畋。遊及安都征伐。摩訶功居多。

明子作計

子世廉有父風。性至孝。及摩訶凶終。服闋後。追慕彌切。其父時嘗故脫有所言。及世廉對之。哀慟不自勝。言者為之歔歔。終身不執刀斧。時人嘉焉。摩訶有騎士陳智深者。勇力過人。以平叔陵功。為巴陵內史。摩訶之戮也。其子先已籍沒。智深收摩訶屍。手自殯斂。哀感行路。君子義之。潁川陳禹亦隨摩訶征討。聰敏有識量。涉獵經史。解風角。兵書。頗能屬文。便騎射。官至王府諮議。任忠。字奉誠。小名蠻奴。汝陰人也。少孤微。不為鄉黨所齒。及長。譎詭多計略。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州里少年皆附之。梁鄱陽王蕭範為合州刺史。聞其名。引置左右。侯景之亂。忠率鄉黨數百人。隨晉熙太守梅伯龍討景將王貴顯於壽春。每戰却敵。會士人胡通聚。



明本  
作  
進

衆寇抄。範命忠與王帥梅思立并軍討平之。仍隨範世子嗣率衆入援。會京城陷。旋戍晉熙。侯景平。授蕩寇將軍。王琳立蕭莊。署忠爲巴陵太守。琳敗。還朝。授明毅將軍。安湘太守。仍遣侯瑱。廷討巴湘。累遷豫寧太守。衡陽內史。華皎之舉兵也。忠預其謀。及皎平。宣帝以忠先有密啓於朝廷。釋而不問。太建初。隨章昭達討歐陽紇於廣州。以功授直閣將軍。遷武毅將軍。廬陵內史。秩滿入爲右軍將軍。五年。衆軍北伐。忠將出西道。擊走齊歷陽王高景安於大峴。逐北至東關。仍尅其東西二城。進軍蘄譙。竝拔之。徑襲合肥。入其郭。進尅霍州。以功授員外散騎常侍。封安復縣侯。呂梁之喪師也。忠全軍而還。尋授忠都督壽陽。新蔡。霍州。緣淮衆軍。霍州刺史。入爲左衛將軍。遷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加都督。率步騎趣歷陽。周遣王延貴率衆爲援。忠大破之。生禽延貴。後王嗣位。進號鎮南將

明本  
作  
經

軍。給鼓吹一部。入爲領軍。將軍。加侍中。改封梁信郡公。出爲吳興。內史。及隋兵濟江。忠自吳興入赴屯軍朱雀門。後王召蕭摩訶以下於內殿。定議。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言其度江將士已被獲。自然挫氣。淮南土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而自去。待春水長上江。周羅睺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計矣。後王不能從。明日。歛然曰。腹煩殺人。喚蕭郎作一打。忠叩頭苦請。勿戰。後王從孔範言。乃戰。於是據白土岡陣。及軍敗。忠馳入臺。見後王言敗。狀曰。官好任。無所用力。後王與之金兩。滕爲我南岸收募人。猶可一戰。忠曰。陛下唯當具舟楫。就上流衆軍。臣以死奉衛。後王信之。



言字明  
平作三  
司也  
是也

救忠出部分。忠辭云：臣處分訖，即奉迎後主，令宮人裝束，以待忠。久望不至，時隋將韓擒自新林進軍，忠率數騎往石子岡，降之。仍引擒軍，共入南掖門，臺城平，入長安。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卒年七十。七。隋文帝後，以散騎常侍袁元友能直言於後主，嘉之，擢拜主爵侍郎。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屍，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子幼武，位儀同三司。樊毅，字智烈，南陽湖陽人也。祖方興，梁散騎常侍，司州刺史。魚復縣侯。父文熾，梁散騎常侍，東益州刺史。新蔡縣侯。毅家本將門，少習武，善騎射。侯景之亂，率部曲隨叔父文皎，援臺城。文皎於青溪戰歿，毅赴江陵，仍隸王僧辯。討河東王蕭譽，以功除右中郎將。代兄俊為梁興太守，領三州遊軍。隨宜豐侯蕭循討陸納於湘州，軍次巴陵，營頓未立，納潛軍夜至，薄營大譟，軍中將士皆驚擾。毅

與左右數十人當營門力戰，斬十餘級，擊鼓申令，眾乃定焉。以功封夷道縣伯，尋除天門太守，進爵為侯。及西魏圍江陵，毅率郡兵赴援，會魏尅江陵，為後梁所俘。久之遁歸，陳武帝受禪，毅與弟猛舉兵，應王琳，琳敗，奔齊。太尉侯瑱遣使招毅，毅率子弟部曲還朝。太建初，為豐州刺史，封高昌縣侯。入為左衛將軍。五年，眾軍北伐，毅攻廣陵，楚子城拔之，擊走齊軍。及呂梁喪師，詔以毅為大都督，率眾度淮，對清口築城，與周人相抗，霖雨城壞，毅全軍自拔，尋遷中領軍。十一年，周將梁士彥圍壽陽，詔以毅為都督，北討前軍事。十三年，為荊州刺史。後主即位，改封逍遙郡公，入為侍中，護軍將軍。及隋軍濟江，毅謂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所，各須銳卒數千金翅二百，都下江中上下防捍，如其不然，人事去矣。諸將咸從其議，會施文慶等寢，隋兵消息，毅計不行。臺城平，隨例入關，卒。



毅弟猛字智武幼倣儻有幹略及長便弓馬膽氣過人青溪之戰  
猛自且訖暮與侯景軍短兵接戰殺傷甚重衆臺城平隨兄毅西上  
梁南安侯方矩為湘州刺史以猛為司馬會武陵王紀舉兵自漢  
江東下方矩遣猛隨都督陸法和進軍拒之猛手禽紀父子三人  
斬於船中盡收其舩艦器械以功封安山縣伯進軍撫定梁益還  
遷司州刺史進爵為侯陳永定元年周文育等敗於沌口為王琳  
所獲琳乘勝將事南中諸郡遣猛與李季欽等將兵攻豫章進逼  
周迪軍敗為迪所執尋遁歸王琳琳敗還朝天嘉二年授永陽太  
守太建中以軍功封富川縣侯歷散騎常侍荊州刺史入為左衛  
將軍後主即位為南豫州刺史隋將韓擒之濟江猛在都下第六  
子巡攝行州事擒進軍攻陷之巡及家口竝見執時猛與左衛將  
軍蔣元遜領青龍八十艘為水軍於白下游夾以禦隋六合兵後

主知猛妻子在隋懼有異志欲使任忠代之令蕭摩訶徐喻毅毅  
不悅摩訶以聞後主重傷其意乃止禎明三年入隋

論曰梁氏云季運屬雲雷陳武帝杖旗掃難經綸伊始胡穎徐度  
杜稜周鐵武程靈洗等或感會風雲畢力驅馳之日或擢自降附  
乃贊始王之興咸得祀享清廟豈徒然哉沈恪行已之方不踐非  
義之迹子隆持身之節無失事人之道仁矣乎錢道戢駱文牙孫  
瑒徐世譜周敷荀朗周吳魯悉達廣達蕭摩訶任忠樊毅等所以  
獲用當年其道雖異至於功名自立亦各因時當金陵覆沒抑惟  
天數然任忠興亡之義無乃致虧與夫蕭魯所行固不同日持此百  
心而事二主欲求取信不亦難乎首領獲全亦為幸也

昭和大年十月三日午時了此卷此日朝日若風雨稍熱



